

3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9 1929

Ch L 9297.74

~~Ch L 9301.74~~

Ch L<sup>R</sup> 9297/1184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四十一

念良臣

抑外戚

尊外戚

念良臣

良臣之於君也有股肱之喻有腹心之寄故存則倚任沒而追思此哲王之所同也漢氏而下乃有懷其勳烈念其才德形於震悼發乎嘆喟以至申命文學

丹元 念良臣 卷之二十一  
頌其畫像親枉輿駕臨其館舍或哀述其懿範或存  
記其讜言稱詠發于章句賙賻越於彝等逮夫罷宴  
停景驚食流涕靡涓日而發哀遙望車而增慟極云  
亡殄瘁之痛深慙遺畀予之嗟斯足以篤愛賢之心  
厚同體之義者傳所謂聽鼓鼙琴瑟而必有所思焉  
其是之謂矣

漢成帝時西羌嘗有警帝思將帥之臣追美趙充國  
乃召黃門郎楊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充國宣帝時  
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

後漢光武時登遵爲征虜將軍屯隴下建武九年春  
卒於軍光武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  
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  
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旣葬車駕  
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嘆曰安得  
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帝數  
嗟嘆衛尉銚期見帝感動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  
不已羣臣各懷慚懼  
祭彤爲太僕坐伐北匈奴逗撓下獄免嘔血死帝雅  
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其疾狀嗟嘆者良久  
焉

賈復與五較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

明帝永平四年郭丹為司徒坐事免卒於家後帝回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喬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丹出典州郡入為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

鍾離意為僕射以上疏出為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

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章帝建初三年光祿大夫周舉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以為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前世求賢如渴封墓軾間以光賢哲故公叔見誅翁歸蒙述所以昭忠厲俗作範後昆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佻夷魚伯夷史忠踰隨管隨食前授牧守

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在禁闈有密靜之風予錄乃勲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物亮協三事不求夙終用垂遠圖朝廷愍悼良為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

弔加賜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之節焉

靈帝時楊賜為太尉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襁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茲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搔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乃徙南宮閣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

尹

獻帝時尚書令荀彧卒帝哀惜之祖曰為之廢樂

祖曰謂祭祖神之日因為廢樂也其工氏之子日脩好遠遊祀以為祖神

魏太祖時郭嘉字奉孝為軍祭酒深見委遇會疾篤

帝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惟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又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險阻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凝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

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或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事過絕於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嘗言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之當先定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名推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後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嘆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

傳子曰太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昔哉奉孝又表於天子曰臣聞懷忠能濟國必當身念功繼緒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孫嘉於于岑彭既沒爵及交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源

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取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帷席東禽西取睢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至為丸震威遼東以梟表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勳實錄嘉方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為朝廷欽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褒亡為存厚往勸來也

王粲字仲宣為侍中從征吳道卒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絕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嘆曰孤若不使仲宣無後

荀攸字公達為尚書令從征孫權道薨太祖言則流涕今日孤與荀公達周游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真賢人也

明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曰宜遵古封禪詔曰  
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修之使  
高堂隆撰其禮儀帝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處吾事  
高堂生舍我亡也

晉武帝時太保睢陵公王祥薨時文明皇太后喪始  
踰月其後詔曰爲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雖每爲之  
感歎要未得特敘哀情今便哭之

劉毅爲青州大中正卒武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  
得生作三公卽贈儀同三司使者監護喪事

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及薨武帝素  
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沾鬚髮皆爲冰焉

李喬爲司徒薨武帝後思其清節詔曰故司徒李喬  
太嘗彭灌並履忠清儉身沒家無餘積賜喬家錢三  
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

惠帝時稽紹爲侍中成都王舉兵向京師帝出禦之  
紹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惜之及事定左  
右欲浣衣帝曰此稽侍中血勿去之

明帝時王廙爲荊州刺史及卒明帝與大將軍溫嶠  
書曰痛謝鯤未絕於口世將世將廙字復至於此並盛年

雋才不遂其志痛切于心廙明古多通鯤遠有識致

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坐視盡如何

成帝時劉超爲右衛將軍爲帝所親遇蘇峻之亂超侍帝石頭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侍中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持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繇是遂誅讓及超將改葬帝痛命之不已詔遣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謚曰忠

穆帝時荀羨爲兗州刺史鎮下邳以疾薦解職拜平二年卒帝聞之嘆曰荀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朕肱腹心將復誰寄乎

後魏太武監國以穆觀爲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泰嘗八年暴疾薨帝親臨其喪悲動左右及卽位每與羣臣談宴未嘗不歎息慙懃以爲自秦以來佐命勲臣文武兼濟無及之者其見稱如此

于栗磾爲鎮南將軍卒栗磾自少治戎迄于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不濫太武甚悼惜之



屈桓爲鎮東大將軍歷官公正帝信任之真君四年  
隆馬卒時太武幸陰山恭宗遣使乘傳奏狀太武甚  
惜之謂使人曰汝等殺朕良臣何用乘馬遂令步歸  
贈征西大將軍

崔浩爲司徒浩死後太武北伐時宣城公李桓疾篤  
傳者以爲卒帝聞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  
曰朕向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孝文時李冲爲僕射卒葬於覆舟山後帝車駕自鄴  
還雒路經冲墓左右以聞帝時臥疾望墳淹涕久之  
詔曰司空文穆公德爲時宗勳簡朕心不幸殂逝託

墳邙嶺旋鑿覆舟盼睇塋域悲仁惻舊有慟朕哀可  
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懷及與留京百官相見皆歎冲  
亡沒之故言及流涕

孝明時崔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薨車駕親臨  
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爲臧嘗膳言則追傷  
每至光坐講讀之處未曾不改容悽悼

孝莊帝時李苗爲冠軍將軍討爾朱世隆於河南橋  
左右盡死浮於河帝聞苗死哀傷久之曰苗若不死  
當應更立奇功

後周太祖時蘇綽爲大行臺度支尚書卒於位帝痛

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詔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  
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  
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維谷  
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  
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  
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若愚謂宜從儉約以  
彰其美太祖稱善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太祖  
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親於車後酌酒  
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  
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其定天下不幸遂捨我  
去柰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失卮於手至葬日又遣使  
祭以太牢太祖自爲其文

劉亮爲車騎大將軍東州刺史卒喪還京師太祖親  
臨之泣而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

隋文帝時劉行本爲太子左庶子太子虛心敬憚未  
幾卒官帝甚傷惜之及太子廢帝曰嗟乎若使劉行

本在男不及此

又裴政爲太子左庶子多所規正見  
稱純終出爲襄州總管卒官及太子

廢高祖追憶之曰何遣裴政劉  
行本在共輔弼之應不令至此

王韶字子相爲晉王并州行臺右僕射秦王俊爲并  
州總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傲而卒時年六

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蹂汝耶言甚悽愴使有司爲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人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臣帝曰其直言規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

元巖爲蜀王秀益州總管長史王性好奢侈憚巖爲人每循法度巖卒之後王漸致非法寮佐無敢諫正者及秀得罪帝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

柳裘開皇初爲曹州刺史高祖思裘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問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對曰卽今冬也帝乃止裘尋卒高祖傷惜者久之

煬帝時長孫晟爲右驍衛將軍卒帝深悼惜之賙贈甚厚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

元壽爲右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行至涿郡遇疾卒時年六十三帝悼惜焉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後帝追思之擢子敏爲守仗史舍人

唐高祖武德中許紹爲陝州刺史行軍總管趙郡王  
孝恭之擊蕭銑也復令紹督兵以圍荊州會紹卒帝  
聞而傷惜爲之流涕

太宗貞觀四年尚書右僕射杜如晦薨帝手詔著作  
郎虞世南曰朕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奄從物化追  
念勲舊痛惜于懷卿體吾此意爲製碑文也後因食  
瓜而美愴然悼之遂輟食之半遣使置之靈座焉後  
賜房玄齡黃銀帶因謂玄齡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  
日所賜唯獨見公因泫然下泣以黃銀辟惡恐爲鬼  
神所畏令取金帶遺玄齡親送于靈所其後帝夢見

如晦若平生及旦以告玄齡言畢歔歔侍衛莫不掩  
涕因遣送御食以祭焉明年如晦忌日帝復遣尚書  
官至第慰問妻子其國官府佐皆不之罷終始恩遇  
未之有焉

六年襄州都督張公謹卒太宗聞而嗟悼出次發哀  
有司奏言陰陽書日子在辰不可哭泣又爲流俗所  
忌帝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于中安避辰日遂  
哭之

十二年弘文館學士虞世南卒帝手勅魏王泰曰虞  
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寔當代名

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也未幾作詩一篇追思徃古興亡之道旣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朕之此篇將何所視因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而焚之真世南神識感悟

十六年太子太師魏徵薨帝追思不已謂侍臣曰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以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十八年宴司徒長孫無忌以下十餘人於丹霄殿各賜以獬皮右衛大將軍薛萬徹豫焉帝意在賜萬徹而誤呼其兄萬均愴然不樂曰萬均朕之兄舊不幸早亡朕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因令取皮呼萬均以同賜而焚之於前侍坐者無不感嘆是歲右衛大將軍工部尚書李大亮卒帝素服哭於雒陽苑甚慟

十九年車駕征遼中書令岑文本卒帝親臨視撫之流涕其夕帝聞巖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遂命停之

溫彥博爲中書令薨太宗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

故勞精竭神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閑逸  
致天性靈

姜確爲左屯衛將軍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督兵攻  
蓋牟城中流矢而卒時年五十一太宗甚哀悼之爲  
五言詩曰鑿門初奉衛伏節始臨戎振鱗方躍浪騁  
翼正凌風未展六騎術先虧一簣功防身不足智徇  
命有餘忠悲驟嘶向路哀笳咽遠空悽涼大樹下流  
悼滿深衷時人榮之子暎嗣以確死王事拜朝散大  
夫

高宗總章二年司空因國公李勣薨帝謂左相姜恪  
等曰貞觀之初勣已經事朕荏苒之間四十餘載歲  
月旣久情素可知此人奉上忠貞事親孝謹執心平  
直終始不渝歷事三朝未嘗有過自古賢臣罕有其  
比忽此殞逝痛惜良深此公爲性廉慎不營產業今  
旣亡歿當無餘財所有賙賻務令優厚因泣下久之  
開耀元年十二月太子少保郝處俊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荊州大都督帝甚傷悼之顧謂侍臣曰處俊志  
存忠正兼有學識至於雕飾服翫雖極知無益然嘗  
人不能抑情棄捨皆好尚奢侈處俊嘗保其質素終  
始不渝雖非元勳佐命固亦多時驅使又見遺表憂

國忘家今既云亡深可傷惜卽於光順門舉哀一日不視事祭以少牢

玄宗開元八年右散騎嘗侍諸元量卒帝震悼久之謂宰相宋璟蘇頲等曰元量碩儒且有德業朕蚤所師習每用尊崇三史九經前言往行有可以裨益時政規正朕躬未嘗不瞭瞭切論昨聞其屬纊之時唯以修書爲意永念其逝寔軫于懷庶事宜皆優厚十五年蘇頲卒其葬日帝遊咸宜宮將出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遂中路還宮

二十二年八月追贈故大理卿袁仁敬爲越州刺史仁敬修身簡儉爲政以清介稱帝思其爲人乃詔褒贈

蕭宗時辛雲京太原節度回紇畏之數年無烽警之虞卒蕭宗爲之流涕後宰臣子儀元載等見帝言及雲京泫然久之

代宗大曆中宰相楊綰薨帝驚悼久之詔贈司空仍宣旨謂百官曰天不使朕致太平奪我楊綰之速也肅及大斂與卿等悲悼同懷宰輔賻贈恩遇哀榮之盛近來未有其比

德宗興元元年二月在奉天贈故永平軍節度行營

兵馬使右散騎嘗侍兼御史大夫武威郡王賈隱林左僕射賜實封三百戶隱林累有殊功性頗朴直初奉天圍解百寮稱賀隱林抃舞因質言曰朱泚奔遞臣下大慶此皆宗社無疆之休然陛下性靈太急不能容忍若舊性不改雖朱泚敗亡臣亦恐憂未艾也帝虛懷納之及是思其讜言功效故褒贈有加焉仍贈絹百疋米百石喪官給

貞元元年八月西平王李晟既卒時初城鹽州復鹽池帝賜宰相新鹽惻然思之命致鹽於靈座又遣中使至晟第存撫諸子教戒備至聞愿等有一善節

喜見於色九月以贈太師李晟薨日近罷九日宴會十一年十一月辛亥以前太子賓客李愿為左領軍大將軍李憲為右威衛大將軍依前兼中丞皆太尉晟之子以免喪故晟諸子同日授官者凡九人景辰李愿及諸弟等九人召見於延英帝見愿等惻然久之曰朕雖在此嘗念卿等追懷勳舊何日忘之卿等咸善居喪或出於等倫朕甚嘉之各賜衣一襲帛三十疋

張弘靖為監察御史時德陽公主下嫁治地將侵弘靖家廟弘靖拜章陳情具述祖考之德

弘靖祖嘉貞相玄宗父延



賞相 德宗 慰撫之不令毀廟

憲宗元和四年覽貞觀故事見侍中魏徵諫諍匪躬  
詔令京兆尹訪其子孫及故居其居在永興坊已質  
賣更無魏姓折為九家矣帝愍之出內庫錢二百萬  
購之以賜其孫稠及善仍禁其質賣

文宗開成四年司徒中書令裴度以疾歸第帝思其  
勲舊勞問賜與中使旁午仍形於詠言御札及聞度  
已薨歿帝震悼久之重令繕寫置於靈座

周太祖時翟光鄴權知京兆尹光鄴卒帝初聞訃至  
慘然驚嘆曰天不助余為治賢良之臣遽此奄忽非  
獨予之不幸亦民之不幸也傷哉

世宗顯德六年三月樞密使王朴暴卒帝聞之駭愕  
卽時幸其第及樞前以所執玉鉞卓地而慟者數四

抑外戚

王者膺天祿之重履至尊之勢非獨內德茂也蓋有  
外戚之助焉其所繇來尚矣然而地居貴寵家承豐  
富驕侈不期而自至禮度因縱而致敗自非見之於  
未朕防之於將然苟以免夫禍機而緩乎吉祿者矣  
故有挺英果之斷躬哲惠之美志絕乎私愛慮極乎  
幾深避閭闔之嫌思名器之重察其才智鑒乎古昔

但加體貌之禮莫參帷幄之議至有為惡自敗寘之於典刑簡身無狀申之以教督抑損斯在懲艾兼至用能恢至公之道符大中之訓垂之嘉話為方來之軌範焉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父念不可而高祖時大臣餘見無可者見謂見在之人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

宣帝后霍光女也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帝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光妻顯謂其子禹雲山曰汝曹不務奉大將軍

餘業曹輩也今夫給事中他人一間汝能復自救邪會

魏大夫為丞相數宴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入出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自若猶言如故也帝令

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來往謂各各得盡言於是霍氏甚惡之于上也

元帝時馮野王為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帝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定其高下之差

也而野王行能第一帝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比例比音必媚之乃下詔曰

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

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  
譚是也其以少府爲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越  
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  
以女寵貴我兄弟獨賤野王雖不爲三公甚見器重  
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  
秩出爲上郡太守哀帝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  
氏僭盛宮內悒悒卽帝位多欲有所規正封拜了傳  
奪王氏權

後漢光武時馮衍與外戚陰興陰就交結帝懲西京  
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  
明帝永平中馬援女立爲皇后帝圖畫建武中名臣  
列將于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  
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馬防以  
特進就第多牧馬畜賦斂羗胡帝不善之數加譴勅  
所以禁遏甚備繇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  
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曰郎  
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  
難之

閻章永平中爲尚書以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  
久次當遷以重職帝以後宮親屬竟不用出爲步兵

按尉

魏太祖初下后弟秉當建安時得爲別步司馬后嘗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爲多邪后又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爲足邪故訖太祖世秉官不移財亦不益又詔曰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違背天下共誅之

文帝黃初中欲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按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爲後式

後魏孝文時李比思皇后從父鳳之子也爵柏人侯弟安祖浮陽侯典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内外有犯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才以親非興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外戚謬班抽舉旣無殊能今且可還後列降爵安祖等改侯爲伯並去軍號唐德宗貞元六年閏四月詔原富平令侯遵罪停其官初遵縣人李載配納元陵園糞兩車愆期或譖毀

丹元錄 抑外戚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載於尊者因寄怒以痛絕之載所負之直不過數千  
而罰之三百貫又枷禁搜辱焉載妹婿昭德皇后弟  
王果奏言帝命御史臺鞠之具款伏宰臣董晉竇叅  
進曰李載不納差科未爲巨蠹侯遵峻其懲罰頗越  
嘗倫况是國親去就有禮毀損過甚理當罪責望  
豐州司戶參軍帝不欲以戚屬之故而貶吏故有是  
命

憲宗元和元年九月戊戌詔曰公主郡主駙馬等所  
養鷹錫按放但於城南不得輒越諸界其故違者府  
縣切加簡察錄名聞奏

十二年十二月以駙馬都尉張克禮鄭何劉士涇等  
並停正官慮以戚屬不脩官業故也

文宗開成四年正月丁卯夜於咸泰殿觀燈延安公  
主衣裙寬大卽時遣歸駙馬都尉竇澣待罪勅曰公  
主入參衣服踰制從夫之義過有所歸竇澣宜奪兩  
月賜錢

宣宗大中五年八月庚子勅曰應公主家有庄宅邸  
店宜依百姓例差役微科如邑司擅行文牒隱庇兼  
藏匿要人便委諸軍諸使及府縣當時捕捉收禁聞  
奏其邑司官吏及印本緣徵封湏行文牒今卽便因

他事攬擾府縣自今以後除徵封外如緣公事並令  
邑司申宗正寺寺司與酌量公事行牒其邑司並不  
得擅行文牒

尊外戚

春秋褒紀侯之義大雅詠申伯之思蓋外戚之尊其  
所由來者尚矣肇自周室降及漢家厥政彌文其制  
增重崇母后之族貴皇嬪之親慶延祖考寵被存沒  
或追崇名謚建置寢園或茂錫珪璋大啟土宇盡飾  
終之禮以貢於泉扃極加等之榮以光其門閭蓋王  
者展因親之孝重齊體之道焉然能抑河潤之勢監  
肺腑之私時中而行蓋可宗也

周桓王將納后於紀紀本子爵故先褒爲侯一云天  
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故封之百里蓋  
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

漢高祖爲漢王元年封呂后父呂公爲臨泗侯

文帝卽位薄太后母前死葬櫟陽北帝乃追封太后  
父爲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使奉

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

文侯園儀

又景竇皇后景帝母也親早卒葬觀津薄  
太后詔有司追封竇后父爲安成侯母曰

安成夫人令濟河置園邑二  
百家長丞守比靈文園法

武帝即位尊皇太后

帝母景帝王后母也

母臧兒為平原君追

尊皇太后父仲為共侯仲槐里人也槐里起園邑二

百家長丞奉守及平原君薨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共

侯法

昭帝即位追尊皇太后

帝母武帝趙婕妤也

外祖趙父為順成

侯詔右扶風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

上官安上官皇后父祖將軍桀子也初安女入為昭

帝婕妤安為騎都尉月餘立為皇后安以后父封素

樂侯遷車騎將軍后母前死葬茂陵郭東追尊曰敬

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

宣帝地節三年求得悼后

帝母史皇孫王夫人也

母王媪制詔

御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蠶吾兩縣戶萬

一千為湯沐邑追賜外祖王廼始謚曰思成侯詔涿

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

君薨謚曰思成夫人詔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顧成廟

南置園邑長丞

本號廣明故戾太子傳云皇孫及王夫人皆葬廣明其後以置園邑奉守

改曰罷涿郡思成園

許廣漢宣帝許后王父也帝即位歲餘封為昌成君

後封為平恩侯位特進廣漢薨謚曰載侯葬南園旁

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

王奉光宣帝皇后父也后立帝封奉光為邛城侯元  
帝即位二年奉光薨謚曰共侯葬長門南園邑二百  
家長丞奉守如法

元帝即位以太子毋王妃為婕妤封其父楚為平陽  
侯後三日婕妤立為皇后楚位特進永光二年薨謚  
曰頃侯

成帝許皇后父平恩侯嘉元帝舅也嘉自元帝時為  
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八九年矣及成帝立久之以  
特進侯就朝位後歲餘薨謚曰恭侯

趙臨成帝趙后父也后初入宮為婕妤行帝封臨為成  
陽侯

哀帝傅皇后定陶傅太后從弟子也哀帝即位傅太  
后封傅妃父晏為孤鄉侯傅氏既盛安寂尊重

後漢光武郭皇后父昌真定人仕郡功曹娶真定恭  
王女號主 恭王名普兒 建武二十六年后母郭主薨

帝親臨送葬百官大會遣使者迎昌喪柩與主合葬  
追贈昌陽安侯印綬謚曰思侯

陰隆光烈陰皇后父也南陽人建武九年追爵謚隆  
為宣哀侯

樊重光武外祖也建武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



祀重墓追爵謚為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

章帝竇皇后父勲大司徒融孫也建初七年追爵謚

勲安成思侯

和帝永元九年追尊貴人

帝母章帝梁貴人也

為恭懷皇后制

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

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朕不敢與事覽

於前世太宗中宗是有舊典

太宗文帝中宗宣帝

追命外祖以

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比靈文

順成侯魂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以慰母心遣

中謁者與嫗及扈備禮西迎竦喪

竦死漢陽獄故西迎也

請京

師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建塋於恭懷皇后陵

旁帝親臨送喪百官畢會

鄧訓鄧皇后父也為護羌校尉永元二年卒官十四

年后立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

至訓墓賜策追封謚曰平壽敬侯中宮自臨百官大

會

安帝永初元年爵號太夫人為新野君萬戶供湯沐

邑

安帝元初二年立閹貴人為皇后二年以后父侍中

暢為長水校尉封北宜春侯食邑五千戶四年卒謚曰文侯延光元年追尊后母宗為榮陽侯

宋楊女為章帝貴人安帝之祖母也安帝即位追封謚楊為當陽穆侯

順帝梁皇后父商恭懷皇后弟葉氏侯雍子也為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三年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校尉陽嘉元年女為皇后妹為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其歲拜執金吾三年以商為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進號開

封君贈印綬

桓帝鄧皇后父香和熹皇后從兄子也后立帝追贈香車騎將軍安陽侯印綬封后母宣為昆陽君宣卒贈葬禮皆依后母舊儀

竇武扶風平陵人桓思皇后父也延熹八年后初入掖庭為貴人帝拜武郎中其冬立為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靈帝立拜武為大將軍更封武為聞喜侯

靈帝建寧四年宋皇后立帝拜后父鄧執金吾封不其鄉侯

何真南陽宛人靈思皇后父也后以選入掖庭光和三  
年立為皇后明年追號真為車騎將軍舞陽宣德  
侯因封后母興為舞陽君

獻帝伏皇后父完為侍中興平二年后立完遷執金  
吾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儀同三司

魏明帝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  
追封帝母文昭甄皇后父上蔡令追謚曰敬侯

毛嘉河內人明悼毛皇后父也太和元年后立明帝  
拜嘉騎都尉進為奉車都尉又封博平鄉侯遷光祿  
大夫

下廣文帝母武宣皇后祖父明帝太和四年追謚廣  
曰開陽君侯后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為恭  
侯夫人皆賜卹綬

郭永安平廣宗人文德皇后父也明帝太和四年追  
謚永為安陽鄉敬侯母董為都鄉君青龍三年又追  
改封永為觀津敬侯世婦董為堂陽君使使者奉策  
祠以太牢

齊王甄后文昭皇后兄儼孫女也后立父已沒帝封  
后母三人樂鄉君

郭滿西平人明元皇后父也齊王即位追封謚滿為

西都定侯太后母杜爲郃陽君

高貴鄉公卞后父隆武宣皇后弟秉孫也以后父爲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侯妻王爲曰陽鄉君追封隆前妻留爲顯陽鄉君后親母故也

陳留王卞后父琳秉弟蘭子也后立時小已歿封大妻留曰上陽鄉君

晉武帝泰始九年追贈景獻羊皇后母漢左中郎將蔡邕女陳留蔡氏爲之陽縣君謚曰穆

王肅妻羊氏武帝母文明王皇后母也未崇謚號泰始三年下詔曰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

傳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也故爲

將軍蘭陵景侯王肅夫人羊氏含章體順仁德醇備

內承世胄出嬪大國三從之行率禮無違仍遭不造

頰喪統嗣撫育衆裔克成家道母儀之教光于邦族

誕啟聖明祚流萬國而早世殂殞不遇休寵皇太后

孝思烝烝永慕罔極朕感存遺訓追遠傷懷其封夫

人爲縣君依德紀謚主者詳如舊典於是使使持節

謁者何融追謚爲平陽靖君其後帝追慕不已復下

詔曰外曾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楊氏舅氏尊屬鄭

劉二從母先后至愛每惟聖善敦睦遺言渭陽之感

永懷靡及其封楊夫人及從母爲鄉君邑各五百戶  
太康七年追贈后祖母夏侯氏爲滎陽鄉君

楊文宗武元皇后父也初事魏爲通事郎早卒武帝  
以后父追贈車騎將軍謚曰穆皇后終于明光殿詔  
曰皇后逮事先后常冀能終始永奉宗廟一旦殞殂  
痛惜傷懷每自以夙喪二親於家門之情特隆入有  
心欲改葬父祖以頃者務崇儉約初未有言近垂困  
說此意情益愍之其使領前軍將軍駿等自克改葬  
之宜至時主者供給葬事賜謚母趙氏爲縣君以繼  
母段氏爲鄉君傳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且使

亡者有知尚式嘉之

揚駿武悼皇后父也爲鎮軍府司馬武帝以后父超  
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惠帝卽  
位進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

惠帝賈皇后父充爲太宰魯公薨帝卽位充廟備六  
佾之樂母郭氏爲宣城君及郭氏亡謚曰宣特加殊  
禮

羊玄之惠帝羊皇后父也初爲尚書郎帝以后父拜  
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更封興晉侯遷尚書右僕  
射加侍中進爵爲公成都王穎之攻長沙王乂也以

別元尊外戚 卷之二十四十一  
討玄之爲名遂憂懼而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

明帝卽位追贈元敬虞皇后父故南陽王文學豫爲  
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山縣侯又  
追懷母養之恩贈豫妻王氏爲邛陽縣君

庾琛明穆皇后父也爲丞相軍諮祭酒卒官明帝以  
后父追贈左將軍妻母丘氏追封鄉君子亮陳先志  
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詔追贈琛驃騎將軍儀同三  
司亮又辭焉

成帝恭杜皇后父又鎮南將軍預孫襲封富陽侯爲

丹陽丞卒咸康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穆后母  
裴氏封高安鄉君至孝武帝崇進爲廣德縣君裴氏  
壽考號曰杜姥

康帝卽位徵拜褚皇后父豫章太守哀爲侍中遷尚  
書封后母謝氏爲尋陽鄉君穆帝卽位尊后曰皇太  
后帝幼冲未親國政太后臨朝有司以哀皇太后父  
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軍錄尚書事永和五年卒  
贈侍中太傅謚曰元穆六年正月帝臨朝以哀喪故  
懸而不樂十二年正月帝臨朝又以哀妻皇太后母  
喪懸而不樂

穆帝卽位徵拜何皇后父準散騎侍郎不起卒升平  
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侯子悛以父素  
行高潔表讓不受

哀帝卽位贈王皇后母爰氏爲國安鄉君

孝武寧康初追贈簡順王皇后父故光祿勳選爲光  
祿大夫加散騎嘗侍

土蘊孝武定王皇后父也爲吳興太守定后立蘊以  
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封建昌縣侯蘊不肯  
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鎮  
于京口徵拜左僕射遷丹陽尹復爲都督浙江東五

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太元九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

安帝卽位追贈王皇后父故中書令獻之侍中特進  
光祿大夫

恭帝褚皇后父爽爲義興太守早卒帝以后父追贈  
金紫光祿大夫

後魏道武慕容皇后立母孟爲溧陽君

文成和平二年追贈母閭后祖父延襄康公成定襄  
懿王

馮熙文成馮皇后父爲太師內都太官文成母詔熙

上書不臣入朝不拜孝文太和十九年薨于代將葬  
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  
刺史加黃屋左纛備九錫前後羽葆鼓吹皆依晉太  
宰安平王故事

宣武立高貴嬪為皇后八座奏封后母王氏為武邑  
郡君

高麗宣武母文昭皇后父也景明中贈颺左光祿大  
夫賜爵渤海公母蓋氏追封清河郡君

于勁宣武于皇后父也初為征虜將軍宣武納其女  
為后封太原郡公妻劉氏為章武郡君勁卒贈司空

孝明踐祚以宣武胡后帝母也父河州刺史國琛為光

祿大夫後妻梁為趙平君

唐高宗王皇后父仁祐為羅山令高宗為皇太子以

仁祐為陳州刺史永徽初以仁祐為特進魏國公母

柳氏為魏國夫人仁祐尋卒贈司空

中宗和思趙皇后父瓌為壽州刺史坐越王真連謀

被誅神龍元年贈左衛大將軍

韋玄貞中宗韋庶人父也為晉州參軍庶人初納為

太子妃以玄貞為豫州刺史神龍元年中宗即位追

贈玄貞為上洛郡王



睿宗肅明劉皇后父延景陝州刺史景雲元年追贈尚書右僕射沛國公

寶孝謹睿宗昭成寶皇后父也為潤州刺史景雲元年追贈太尉邠國公

玄宗王皇后父仁皎下邳人先天元年以仁皎為太僕卿累加開府儀同三司邠國公

肅宗張皇后父去逸為太僕卿肅宗即位贈左僕射母竇氏封義帝縣主

代宗寶應二年追贈肅宗章敬吳皇后代宗母也祖神泉司徒贈后父令珪太尉贈后母李氏秦國夫人

德宗建中元年贈代宗睿真沈皇后德宗母也父故秘書

監易直太師貞元七年詔贈外祖隨令沈琳贈司徒追封徐國公與外祖易直等立五廟以琳為始祖緣

祠廟所須官給

王遇德宗昭德王皇后順宗母也父也官至秘書監貞元

中贈揚州大都督

順宗莊憲王皇后憲宗母也曾祖思敬試太子賓客祖難得英武軍使贈潞州都督父子顏衛尉卿順宗

內禪贈思敬司徒難得太傅子顏太師

穆宗即位詔皇太后憲宗懿安郭皇后穆宗母也曾祖贈太保追

封岐國公敬之贈太傅太后父駙馬都騎太尉母號國大長公主贈齊國大長公主

敬宗即位崇重母族贈穆宗恭僖王皇后敬宗母也父故

婺州金華令詔卿司空母張氏贈趙國夫人

文宗即位贈穆宗貞獻蕭皇后文宗母也曾祖俊為太保

祖聰為太傅父俊為太師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四十二

弭兵 和好

弭兵

大王者之兵本於禁暴聖人之武先乎不殺用以拯溺豈云耀威其出征也慰時雨之望其成功也思燎原之戒雖有忘戰必危之論亦著佳兵不祥之說歷

觀中古以迄後世或因疆理之甫定乘寇之方息以殘民蠹財而為念將戢戈橐弓之是圖繇是濬發明詔深惟遠馭示不復用以愛養於羣生悉罷以歸俾轉緣於農作以至厭於遠略疲於出師謹守備以息攻戰節經費而完物力使夫金革罔試而方夏以寧養老長幼不失其所斯之謂至德矣

周武王既克商乃偃武脩文

倒載于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祝射設庠序修

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服乘禮記曰武王克商濟河而西車甲蚌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連索然後天下知

武王不服用兵也史記云武王滅紂縱馬于華山之

陽放牛於桃林之壺音墟偃于戈振兵釋旅于天下

不復用也

漢高祖五年十二月既平項羽五月兵皆罷歸家帝

下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前或相聚保山

澤不書名數

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之以避難也名數謂戶籍也

今天下已定

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

復還也

使之以法教訓辨告

勿笞辱

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諭之

武帝征和四年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

思富養民也初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

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貳師將軍李廣利

以軍降匈奴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

丞相刺史奏言故輪臺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

水早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温和田美可益通溝渠

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絲繒

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言以錐刀及黃金絲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

給田卒不憂乏粮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

較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

種五穀張掖酒泉益多也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

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騎置即今之驛馬也田一歲有積穀募

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累重謂妻子家屬也就畜積為

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轉為

孫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

明烽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

以安其意臣昧死請帝廼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日前

有司奏欲益民賦二十助邊用二十者每口轉增二十錢也是重

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西於車師千

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開陵侯匈奴界和王來降者危須尉犁

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畜謂

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兵圍車師降

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食讀漢日餘

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士雖各自載量而在道已

盡至於歸塗尚苦乏食不足不能終師旅之事也疆者食盡畜產羸者道死

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

張掖不甚遠然尚斷留甚衆斷留言其前後雖斷不相連及也斷音斯曩

者朕之不明以軍侯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

城下馳言秦人我句若馬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句乞與也若汝也乞音

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與事而遣之

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與讀曰豫參以著

龜不吉不行謂公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親問著龜迺者以駙馬書徧

視丞相刺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視讀曰示為文學謂

經書之人 迺西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

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疆見顯夫不足者視

人有餘言其誇張也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繇曰枯

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

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

再得也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

諸將貳師最吉上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吉也故朕親發貳師下

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言不效也繆妄也

重合侯得虜侯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

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單于遺天

子馬表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

將不吉匈奴嘗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能音耐失一狼

走千羊廼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言死及被虜略并自離散也

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隊者依深險之處開

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

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

忿五霸所弗能為也五霸尚恥不為况今大漢也且匈奴得漢降

者嘗提掖搜索問以所聞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也今邊塞未

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幸若

而烽火之失亦上集不得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於

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烽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故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後

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

口或虜得匈奴人言知乃知此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

修馬復令馬復因養以免徭以補缺母乏武備而已郡國三

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

繇是不復出軍

宣帝地節三年十月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

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

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後漢光武建武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隗囂

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  
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

十二年既平隴蜀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  
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  
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  
此非爾所及

二十七年減宮乃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  
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中國  
憂其抵突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役困乏力不當  
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

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  
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  
西羗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  
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于聖世  
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強柔者德也  
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  
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  
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  
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患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  
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殘

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  
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  
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嘗  
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兵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  
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魏文帝討孫權臨江而還詔三公曰三世爲將道家  
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况連年水旱十民損耗而  
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漏  
屋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  
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沈權九淵割除擴棄  
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衆軍亦各  
還反不獵西歸矣

隋高祖開皇元年正月丙子陳國平四月壬戌詔曰  
往以吳越之野羣黎塗炭干戈方用積習未寧今率  
士夫同舍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澡  
身浴德開通耳目宜從茲始喪亂已來緬將十載君  
無君德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  
薄夫婦之義或違長幼失序尊卑錯亂朕爲帝王志  
在愛養時有臻道不敢寧息內外職位遐邇黎民家  
家自修人人克念使不軌不發蕩然俱除兵可立威



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  
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代路既夷羣方無事  
武力之子俱可學文人間甲仗悉皆除毀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八月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  
廻言於帝曰其國聞高昌之滅大懷震懼大德封盧  
三至館候五接之禮加於嘗數太宗曰高麗所居本  
四郡發卒數萬攻遼東諸城其國精兵必來救援又  
遣舟師自東萊橫海以趣平壤水陸合勢此固取之  
不難但關東諸州戶口未復朕意在含育不欲勞之

耳

十六年十一月亳州刺史裴思莊奏請伐高麗帝曰  
高麗附庸之主朝貢不絕聞有篡弑哀之甚深因喪  
致討乘危取亂雖必得之君子不貴且復山東諸州  
凋弊未復吾不忍發言舉兵耳

高宗龍朔三年八月御內殿謂侍臣曰比爲海東負  
釁須申弔伐是數年已來頻有勞役所在百姓誠大  
辛苦况緣軍機調發科喚百端貪殘之徒恣意侵暴  
兼復造船諸州辛苦更甚前令借問異欲知其事實  
然四方使至略不盡言表疏所陳皆涉順旨我密加  
廉察在下非無怨咨如聞隋朝破亡緣爲征役不息

隋亡何必不繇此相傳其有此議且越海行兵備經  
難阻或斃鋒刃或遭沉溺追想非命有悼於懷昔漢  
武帝征伐四夷戶口衰減晚年感悟封丞相爲富民  
侯此卽故事分明足爲龜鏡前令三十六州造船舫  
者今欲總停使遠近百姓無役豈不善邪卽日下詔  
曰朕以寡昧纂承鴻烈肅宸巖廊之上凝襟華喬之  
表馭奔深於日慎儲祉存於勿休勉已勵精詳求大  
化往爲奉成先志雪耻黎元是以數年之間稱兵遼  
海雖除凶戢暴義匪諸身疲人竭財役興於下泛滄  
流而遐濟踐危途而遠襲風之競海或取淪亡鋒鏑  
交揮非有捐仆顧惟匪德事有垂於七旬在躬延責  
情致慙於四海湯年罪已鑒寐斯在漢載富人周旋  
切念日者翹車聯映賁帛相輝庖鼎之前猶潛秀異  
關柝之下未盡英奇傳逸翰於西雍物殊寶於東序  
此王師薦發戎務實繁州縣官僚緣茲生過力役無  
度賄賂公行蠹政傷風莫斯爲甚前令三十六州造  
船已備東行者卽宜並停凡百在位宜極言得失悉  
無隱以救不逮

玄宗開元二年十月薛訥引兵至源渭遇吐蕃戰擊  
克捷帝遂停親征乙丑勅曰大戎背恩豕存爲孽犯

塞侵牧乘洮涉渭朕託王公之上居司牧之尊憫彼  
蒼生情動整旅戒嚴有日先命偏師前驅進討扼喉  
拊背拉朽摧枯今諸將追奔相望獻捷遁逃已來邊  
鄙方寧夫出師天上觀兵塞下所以用威武也念人  
勞斃與人休息所以暢恩惠也彼戎狄之爲患必在  
誅夷苟黎元之獲安寧資順動况去有徒費追無所  
及兼懷供帳之勞宜輟共行之典前取今日十二日  
親征者宜停

二十五年六月勅曰今邊隅無事寰宇又安甸內置  
烽誠則非要其蒲絳等二十二州置絳師等共一萬  
八千九十八人宜並停勒還本邑

代宗廣德二年二月制應諸州團練將士等委本道  
節度及都防禦使等審與州府商議如地非要害無  
所防虞其團練人等並放營農休息

六月勅曰國中有事海內不康殲厥渠魁人自爲戰  
其死亡者可勝紀乎非其父兄卽其子弟責實繇朕  
禍非自天念茲恟恟痛入骨髓明神散亂元惡就誅  
四胡旣平罔不相賀遂欲衣裳爲國天下偃兵備七  
德之武同五星之色成朕之志實惟良臣關內侯東  
副元帥朔方河東節度使兼侍中中書令汾陽郡王

子儀邁德濟時盡忠憂國切勤王之義急偃伯之期  
思拯生人免其湯火善陳利害屢進封章以艱阻底  
寧務於清靜地非要害不可猶聞幕府事無防遏不  
可更置轅門請停河中節度并耀德軍宜依罷茲凶  
器姑欲息人離散可要瘡痍可復率是道也仁遠乎  
哉朕心所嘉期于至理宣示中外明政體焉

大曆五年正月罷河南淮西淮南山南東道副元帥  
其所管兵馬權隸東都留守時四方無虞務息人也  
憲宗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淮西平御史中丞崔元略  
論侍御史唐武當改官帝曰人之取名多矣何必武  
爲曩時蔣武已請改矣遂改唐武爲慶時議者見淮  
西初平謂帝遂喜武功及見改唐武名乃知帝厭兵  
人人相賀

和好

自建安以來三國鼎分當塗外禪吳蜀近爽及西晉  
喪亂五胡僭竊瑯琊南渡司牧遺黎其後元魏勃興  
上承正統諸國迭主分據中原秣陵更乎五朝華夏  
禪于三姓附之高齊載於二百當其繕兵鬪力傳世  
撫封疆理交侵干戈迭用及夫天將悔禍民思息肩  
繇是冠蓋相望玉帛修聘咸築待賓之館相高專對

之能遂使烽鼓稍停耕桑漸復免罹鋒鏑之苦少救  
塗炭之災邇後雖興取亂之師亦行繼絕之禮遵用  
古道良足稱焉

魏文帝黃初二年八月吳孫權遣使奉章弟遺子禁  
等還丁巳使太嘗邢貞持節拜孫權爲大將軍封吳  
王加九錫帝又欲封權子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  
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

三年正月吳孫權上書說劉備友黨四萬人馬二三  
千匹出秭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爲效帝報曰昔隗囂  
之弊禍發拘邑子陽之擒變起扞關將軍其亢勵威

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

又云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權又以紙寫一通與

張昭

晉武帝泰始二年吳少帝孫皓遣人來弔祭有司奏  
爲答詔帝曰昔漢文光武懷撫尉陀公孫述皆未正  
君臣之儀所以羈縻來賓也皓遣使之始未知國慶  
但以書答之

後魏道武天興三年五月詔謁者僕射張濟使於後  
秦姚興

六年冬十月晉遣使來聘

明元神瑞元年八月詔馬邑侯元暉孫使聘於姚興

又詔平南將軍相州刺史尉太真與晉太尉劉裕相  
聞使博士王諒假爲平南參軍將命焉後劉裕伐姚  
泓詔長孫嵩持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  
岸列軍次於畔城軍頗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  
嵩麾蓋遺以酈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厚  
答之

泰嘗六年宋遣使來聘

太武始光二年四月詔龍驤將軍步推謁者僕射胡  
覲使於宋

三年八月宋遣使來聘

四年四月詔員外散騎嘗侍步趨謁者僕射胡覲等  
使於宋

神麈二年四月宋遣使來聘

四年六月詔散騎侍郎周紹使於宋

延和元年五月宋遣使來聘

六月詔兼散騎嘗侍鄧頴使於宋

二年二月詔兼散騎嘗侍宋宣使於宋

九月宋遣使朝貢奉馴象一

十二月詔兼散騎嘗侍盧玄使於宋

太延二年三月宋遣使朝貢

七月詔散騎侍郎廣平子游雅等使於宋

二年三月宋遣使來聘

四年十二月詔兼散騎嘗侍高推使於宋

五年十一月宋遣使朝貢并獻馴象一

太平真君元年二月詔假通直嘗侍邢穎使於宋

二年四月宋人來聘

八月詔散騎侍郎張律使於宋

十二月宋人來聘

五年八月詔員外散騎嘗侍高濟使於宋

十一月宋人來聘

六年正月詔兼員外散騎嘗侍宋悛使於宋

九年正月宋人來聘

十一年十二月南伐車駕臨江宋文帝使獻白雲貢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孫爲書致馬通問焉

正元元年十月宋人來聘詔殿中將軍郎法祐使於宋

文成和平元年正月詔散騎侍郎馮闡使於宋

七月宋遣使朝貢

十一月詔散騎侍郎盧度世員外郎朱安興使於宋

二年三月宋遣使朝貢

十一月詔假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員外郎昌邑侯和天德使於宋

三年三月宋遣使朝貢

十月詔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員外郎昌邑侯和天

德使於宋

四年十月詔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驍騎將軍昌邑

子襄內近寧朔將軍襄平子李五麟使於宋

獻文皇興元年正月癸巳宋遣使來聘

宋明帝也

二年三月戊午宋遣使來聘

三年四月壬辰宋遣使來聘

四年六月宋遣使來聘

孝文延興元年八月宋遣使來聘

二年正月詔假員外郎散騎常侍邢祐使於宋

四年宋遣使來聘

是月宋明帝子後廢帝立

三年正月詔員外散騎常侍崔演使於宋

九月宋遣使來聘

四年三月詔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使於宋

十一月宋遣使來聘

五年五月詔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使於宋

十一月宋遣使來聘



太和元年八月宋遣使朝貢 是年七月宋順帝嗣位

十一月詔員外散騎常侍李長仁使於宋

二年四月宋遣使朝貢

十月詔員外散騎常侍鄭義使於宋

三年四月宋遣使來聘 是年宋順帝為齊高祖所廢

五年秋七月齊遣使來聘

七年七月詔假員外散騎常侍李虎員外郎蘭英使

於齊 齊武帝也

十一月齊遣使來聘

八年五月詔員外散騎常侍李虎員外郎蘭英使於

齊

九月齊遣使來聘

十一月詔員外散騎常侍李虎員外郎蘭英使於齊

九年五月齊遣使朝貢

十月復詔員外散騎常侍李虎尚書郎公孫阿六頭

使於齊

十年三月齊遣使來聘

十三年八月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兼員外散騎

侍郎侯靈紹使於齊

十二月齊遣使來聘

十四年四月詔兼員外散騎嘗侍邢產兼員外散騎  
侍郎蘇季連使於齊

十一月齊遣使來聘

十五年四月詔員外散騎嘗侍李彪尚書郎公孫六  
頭使於齊

九月齊遣使來聘

十一月詔假通直散騎嘗侍李彪假散騎侍郎蔣少  
游使於齊

十六年三月齊遣使朝貢

七月詔兼員外散騎嘗侍宋弁兼員外散騎侍郎房

亮使於齊

十二月齊遣使來聘

十七年正月詔兼員外散騎嘗侍邢巒兼員外散騎  
侍郎劉家叔使於齊

九月詔兼員外散騎嘗侍高聰兼員外散騎侍郎賈

禎使於齊時帝定都雒陽追詔聰等曰比於雒陽勅  
卿仍留瀍雒周視舊業依然有懷固欲先之後乃薄

伐且以蕭願喪甫爾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  
是用輟茲前圖遠期來會爰思六師三川是宅將底

居成周永恢皇宇今更造璽書以代徃詔比所勅較

隨宜變之善勗皇華無替指意

十八年二月齊遣使來聘

六月詔兼員外散騎嘗侍盧昶兼員外散騎侍郎王

清石使於齊

七月齊鬱林王爲明帝所殺立弟昭文是爲海陵王十月又殺昭文自立

十二月車駕南伐遂絕齊和好初梁武帝屢侵魏邊豫州城人成早生以城歸之詔遣中書舍人董紹慰勞紹至上蔡爲梁軍所襲囚往江東仍被禁錮領軍將軍呂僧珍覲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聞之遣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對曰老母在雜無復方寸旣奉恩貸實若更生梁武又遣主

書霍靈秀傳詔曰今放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對曰通好息民乃兩國之事旣蒙命及輒當聞奏本朝梁武賜紹衣物引入見之令其舍人周捨慰勞并稱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耻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都無報旨卿宜備申此意故遣傳詔霍靈秀送卿還國遲有嘉問又令謂紹曰卿之所以得不死否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則亂故湏立君以治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凡在民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先是詔有司以所獲齊將齊狗兒等二

人欲以換紹及紹還宣武愍之永平中除給事中仍  
兼舍人紹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

後周高祖武帝保定元年六月遣治御正殷不害等  
使於齊

十二月陳遣使來聘

二年正月以陳主弟頊爲柱國送還江南

九月陳遣使來聘

三年七月陳遣使來聘

十月陳遣使來聘

四年九月陳遣使來聘

五年十一月陳遣使來聘

天和三年八月齊請和親遣使來聘詔軍司馬逞共  
部尹公正報聘焉

十一月遣開府崔彥小賓部元暉使於齊時韋孝寬  
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好而  
晉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一日忽來求交易  
疑別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捉在彼因其請和之  
際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  
寬詳議孝寬乃於彼盛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  
述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者辭色甚悅時又有汾州

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并致書一牘具陳朝  
廷欲敦隣好齊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先是護母  
閻姬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先沒在齊皆被幽繫護爲  
宰相之後每遣間行尋求莫知消息至是並許還朝  
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旣當重權乃留  
其母以爲後圖仍令人爲書與護曰天地隔塞母子  
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  
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  
矣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日下不覩一人興言及  
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思恤恙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

及女媀劉及汝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爲微有耳  
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損今大齊聖德遠被  
特降鴻慈旣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  
豁然獲展此乃上侔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時  
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  
弟六者屬鼠第二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日  
合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  
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散汝祖及第二叔時俱戰亡汝  
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子及兒菩提并吾與  
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

元寶掌賀拔紇于各州分散寶掌軍營在唐城內經  
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人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  
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鄉人姬庫  
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修禮營大語吾云我今走向  
今軍旣至營遂告我輩在此明日日出汝叔將兵要  
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  
可不記此因緣也於後吾共汝在壽陽住時元寶菩  
提及汝姑兒賀蘭盛雒並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  
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汝叔母聞知各  
捉其兒打之唯盛雒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生

亡歲賀拔阿計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  
奴來富迎女并盛雒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雒  
著紫織成襖通身黃綾裘並乘騾同去盛雒小於汝  
等二人並喚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汝明記之  
耳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簡看知吾  
含悲抱蹙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  
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况如今者勢必  
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隔今復  
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求皆可  
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

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相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貴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已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耳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開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嘗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爲恠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以書曰區宇分隴遭逢災禍遠離膝下二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寶如此不孝而

殃積戾合鍾此身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隣而子爲公候母爲僮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覺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莫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鮮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歸放初聞此旨魂魄爽飛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卽蒙禮送平安入境逢奉顏色摧動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惟敘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嘗蒙優禮摩敦垂勅曲盡悲酷備述家

事伏讀未周心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一事敢忘摩敦  
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膳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  
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敗破之初薩  
寶年已十歲隣曲舊事猶自記憶况家門禍難親戚  
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嘗纏心腑天長  
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值  
神機原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薩寶  
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優貴至  
於歲時稱慶子孫盈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載  
視負愧神明齊朝沛然之恩既已霑洽愛敬之至施  
及旁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况在人倫而不銘戴有  
國有家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得奉見慈顏  
永畢至願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嶽未足勝荷  
二國分隔理無善信主上以彼朝不絕母子之恩亦  
賜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鳴咽言不宣心蒙  
寄薩寶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  
悲泣至於拜見事歸恐此知復何心齊朝不卽發遣  
更令重與護書要護重報護復書往返至于再三而  
母竟不至朝議以失期信令有司移齊曰夫有義則  
存無信不立山嶽猶輕兵食非重故立誓弗違重耳



所以享國祝史無愧隨會所以爲盟未有司牧生民  
君臨有國可以忘義而多食言者也自數屬屯夷時  
鍾圯隔皇家親戚淪陷三紀仁姑世母望絕生還彼  
朝以去夏之初德音爰發已送仁姑許歸世母乃稱  
煩暑指克來秋謂其信必由衷嘉言無爽今落木戒  
時申霜行及方爲世母虛設詭辭未議言歸更徵酬  
答子女玉帛旣非所須保境寧民又云匪報詳觀此  
意全乖本懷愛人以禮豈惟姑息要子責成貿親求  
報寔傷和氣有悖天經我之周室太祖之天下也焉  
可捐國顧家殉名虧實不害所養其曰仁人卧鼓灑

鋒孰非深計若令迭爭尺寸兩競錐刀瓦震長平則  
趙分爲二兵出函谷則韓列爲三安得獨全謂無損  
益大家宰位隆將相悼兼家國銜悲茹血分畢冤魂  
豈意噬指可尋倚門應至徒聞善始卒無令終百碎  
震驚三軍憤慨不爲孝子當作忠臣去歲北軍深入  
數俘城下雖曰班師餘功未遂今茲馬首南何更期  
重入晉人再之我之職矣聞諸道路早已戒嚴非直  
北拒又將南略儻欲自送此之願也如或嬰城未能  
求敵詰朝請見相與周旋爲惠不終徒增深怨愛親  
無慢垂訓尼父矜恤窮獨貽則周文環玦之義事不

冊府元龜 和好 卷之一百四十二  
繇此自應內省豈宜有問移書未送而母至  
四年正月遣司會河陽公李倫等會葬於齊仍弔躄  
焉

五月齊遣使來聘

六年五月遣納言鄭詡使於齊

十月遣右武伯谷會琨御正蔡斌使於齊

十一月齊遣使來聘

建德元年二月遣司宗李祭小賓部賀遂禮使於齊

三月齊遣使來聘

四月遣工部成公建小禮部辛彥之使於齊

七月陳遣使來聘

十一月遣小匠師楊總齊馭唐則使於齊

二年閏正月陳遣使來聘

二月遣司會侯莫陳凱太子宫尹鄭譯使於齊

九月陳遣使來聘

十月齊遣使來聘

三年四月齊遣使來會皇太后葬

十月詔御正楊尚希禮部盧愷使於陳

四年三月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治納言伊婁謙使  
於齊

七月陳遣使來聘

五年八月陳遣使來聘

十二月陳遣使來聘

六年五月陳遣使來聘是歲帝既平北齊後梁明帝蕭巋朝於鄴帝雖以禮接之然未之重也巋知之後於宴承間乃傳其父荷太祖拯救之恩并敘二國艱虞唇齒犄角之事辭理辯暢因涕泗交流帝亦爲之歎歎自是大加賞異禮遇日隆後帝復與之宴齊氏故臣叱列長義亦預焉帝指謂巋曰是登陣罵朕者也巋曰長義未抱樂翻敢吠堯帝大笑及酒酣又命

琵琶自彈之仍謂巋口當爲梁上盡歡巋乃起請舞帝口梁王乃能爲朕舞乎巋曰陛下旣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帝大悅賜雜繒萬段良馬數十匹并賜齊後主妓妾及帝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遣之

宣帝大象元年九月遣御正杜果禮部薛舒使於陳隋高祖開皇元年二月丁未梁主蕭巋使其太宰蕭巋司空劉義來賀

四月陳遣散騎嘗侍韋鼎兼通直散騎嘗侍王瑳來聘於周而帝已受周禪致之介國

二年正月陳遣使請和巋赦胡墅

三年四月陳郢州城主張子譏遣使請降帝以和好  
不納遣兼散騎嘗侍薛舒兼通直散騎嘗侍王邵使於  
陳

十二月陳遣散騎嘗侍周墳通侍散騎嘗侍袁彥來  
聘

閏月遣兼散騎嘗侍唐令則通侍散騎嘗侍魏澹使  
於陳

四年正月梁明帝蕭歸來朝初帝在周執政時尉遲  
起兵時歸羣臣皆密請與師與廻等為連衡之勢進  
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捲山南歸國以  
俄而消難奔陳廻等相次破拔及帝既踐極  
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疋馬五百

皇二年帝備禮納歸女為晉王妃又欲以其子陽尚  
蘭陵公主孫是罷江陵總管歸專制其國至是來朝  
長安帝甚敬待之設歸位在土公之上賜練萬疋珍  
玩稱是及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主久帶荆楚未復  
舊都故鄉之念長軫懷抱朕  
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耳

七月陳遣兼散騎嘗侍謝白兼通直散騎嘗侍賀德  
基來聘

十一月遣兼散騎嘗侍薛道衡通直散騎嘗侍豆盧  
寔使於陳

五年七月陳遣兼散騎嘗侍王詒兼通直散騎嘗侍  
阮卓來聘

九月遣散騎嘗侍李若通直散騎嘗侍崔君瞻使於

和好

陳

六年四月陳遣兼散騎嘗侍江椿來聘

八月陳遣散騎嘗侍王亨兼通直散騎嘗侍王春來

聘

七年二年陳遣兼散騎嘗侍裴豪兼通直散騎嘗侍

劉顓來聘

四月遣兼散騎嘗侍楊同兼通直散騎嘗侍崔儼使

於陳

八年正月陳遣散騎嘗侍袁雅兼通直散騎嘗侍周

止水來聘

二月甲戌遣兼散騎嘗侍何尚賢兼通直散騎嘗侍

韋軍使於陳

淮南李嗣宗參同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弭災

傳曰天之愛民甚矣使一人肆於民上若乃司牧

之重政治或去必示災祥以申警戒聖帝明王觀而

脩德懼刑教之重嚴則勤於聽納恐驕盈之易至則

才行可適

帝王部

卷之一百四十二

六年四月陳遣兼散騎常侍江恭來聘

八月陳遣散騎常侍王亨恭通在散騎常侍王春來

聘

七年二年陳遣兼散騎常侍裴家燕通在散騎常侍

劉顯來聘

四月遣兼散騎常侍楊同恭通在散騎常侍崔儀使

於陳

將軍封武刺 遣散騎常侍衣雅兼通在散騎常侍周

二月甲寅蠻燕熾觀嘗甘何尚質燕燕直趙觀嘗甘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四十三

弭災

傳曰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若乃司牧

之重政治或失必示災祥以申警戒聖帝明王觀而

脩德懼刑政之壅蔽則勤於聽納恐驕盈之易至則

身先節儉憂億兆之未泰則矜微卹隱念賦役之尚

繁則省財節用思忠賢之未進則寤寐遺逸慮邪佞  
之或邇則弁去羣小補禍為福變災成祥惟德是輔  
其理何遠是以堯之水湯之旱太戊之桑穀高宗之  
雉雉皆明德格天至誠感神而咎徵自消妖不能勝  
矣

殷湯時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鸚祝於山川  
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榮  
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殷使卜曰當以人禱湯  
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  
戒剪髮斷爪以己為牲禱於桑林之野祝曰惟予小

履

履湯名

敢用玄牲告于上天后土曰今天大旱即

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惡不敢  
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  
四方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言未  
已而雨大至方數千里

太戊時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

祥妖怪也穀音邁今

之禮樹二木合生不恭之罰兩手推之曰拱

太戊懼問其相伊陟

尹之子

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有關與帝其脩德太戊

從之而祥桑枯死

與讀曰欬

武丁祭成湯之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

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曰唯天監下民

典厥義言天視下民以義為常也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

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乎命正厥德若順聽服

也不順德言無義也不服罪不改修也乃曰其如台

天既乎命正其德謂其有永有不永王者主民當敬民事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王者主民當敬民事

周文王之蒞國八年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

西南北不出三郊有司皆曰地之動也人主也今者

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而不出國郊羣臣皆恐曰

請移之文王曰示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

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以罰

有罪也我必有罪也故以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

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

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具禮節秩皮革以交諸侯節其

辭令幣帛以禮悅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遂與

羣臣行此幾何而疾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之後

四十三年凡蒞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見踐

妖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之謂也

宣王時天大旱二年王以不雨遇災而懼側身修行

欲消去之祈于羣祀珪璧既卒乃雨大夫仍叔作雲



漢之詩以美之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

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

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治音直使切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

適見于天適讀曰謫責也見音乎旬切災孰大焉災莫大於此朕獲保

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

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

生上以累三公之明累音力瑞反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

思朕之過失今此謂詔書及知見之所不及旬以啟告朕

句音蓋乞也啓置也言以過失及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者以輔朕之不逮

景帝後二年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没入之

武帝建元六年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

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在正寢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為休息開宴之處者

也帝素服五日

昭帝始元六年夏旱大雩不得舉火柳陽助陰也

元鳳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帝及羣臣皆素

服

宣帝本始四年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

水出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

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迺者地震北海瑯邪壤  
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  
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令三  
輔太宮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  
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大放天  
下帝以宗廟墮素服避正殿五日墮與隳同  
地節三年十月詔曰迺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  
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輔朕  
之不逮毋諱有司諱避也言雖有司顯  
朕皆言其過勿避之

甘露元年四月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季文廟火帝

素服五日

元帝初元元年六月以民疾疫令大官損膳減樂府  
員省苑馬以賑困乏

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  
以相救詔曰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饑寒無以保治惟  
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言已德淺薄不足  
充入先帝之居室其

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  
肉食獸

二年二月戊午地震三月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  
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言德  
壽考

終其天命今朕恭承天地託於王公之上明不能燭德不

能綏災異竝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於隴西

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獮道縣城郭官寺

及民室屋壓殺人衆獮道屬天水凡府庭所山摧地

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災震驚朕師師衆治有大虧咎

至于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鬱

通之意也間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

朕甚憫之郡國被地震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

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

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

六月關東饑齊地人相食七月詔曰歲比災害民多

菜色五穀不登人但食菜故其色變惡慘怛于心也詔吏虛倉廩開

府庫賑救賜寒者衣今秋禾麥頗傷一年中地再動

北海水溢流殺人民陰陽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將何

以憂之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

三年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天災降

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咎在朕躬羣司

又未肯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何以寤焉百姓仍遭

克詘無以相賑詘古厄字加以煩擾乎苛吏拘牽乎微文

不得永終性命朕甚憫焉其赦天下

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參詔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逮

也言官人之位失其次序衆僚久應應古曠字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

感皇天陰陽為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迺者關東連

遭災害饑寒疾疫天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

匍救之其令大官毋日殺不得日宰殺所具各減半食具也

乘輿秣馬無乏政事而已

永光二年二月詔曰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

法行而姦軌服軌與宄同亂在外日姦在內日宄今朕獲承高祖之

洪業託位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嘗

有怠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晻昧晻與暗同又音為感反元

大困流散道路盜賊並興有司又長殘疾失牧民之

術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耻為

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其大赦天下三月壬戌

朔日有食之詔曰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

寧惟陰陽不調未燭其咎屢勅公卿日望有效婁古屢字

至今有司執政未得其中中音竹中切施與禁切未合民

心施惠徧薄禁令煩苛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

苦靡所錯躬錯置也音曆是以氛邪歲增侵犯太陽正氣

湛掩日久奪光湛讀與沈同湛掩者是掩而湛沒迺壬戌日有食之

天見大異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內郡國舉茂材

異等賢良直言各一人

四年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食之詔

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

今朕耽于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

不惑眩是亂也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還返也邪說空進

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愛憎

各異也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廼六

月晦日有食之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孔甚也言

災異既多百姓甚可哀也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

修承以輔朕之不逮謂當慎修其身思為當入之道也直言盡意無

有所諱

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詔曰廼者火災降于祖廟有星

孛于東方始正而虧言始即帝之正而孛星之虧也咎孰大焉書云

惟先假王正厥事假至也言先古至道之君若道災變則正其行事修德以應之羣

公孜孜師先百僚輔朕不逮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

已母行苛刻恕者仁也仁已之心以度於物其大赦天下使得自新

三年十二月日有食之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曰蓋

聞天生眾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君道得

則草木昆蟲咸得其所昆衆也昆蟲言衆蟲也人君不德謫見

天地災異屢發以告不治朕涉道日寡舉錯不中乃

戊申日食地震朕甚懼焉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  
陳之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有謗讟之言也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四郡國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

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既詔曰朕獲保宗

廟戰戰栗栗未能奉稱謂不副先帝之業傳曰男教不修陽

事不得則日為之食天著厥異幸在朕躬公卿大夫

其勉悉心輔予不逮百寮各脩其職惇任仁人退遠

殘賊特厚也遠離也陳朕過失無有所諱

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詔曰乃者龍見于

東萊日有食之天著變異以顯朕郵郵與尤同謂過也朕甚

懼焉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誠有可省減便安百姓

者條奏所賦貸貧民勿收

四月六月詔曰迺者地震京師火災屢降朕甚懼焉

有司其悉心明對厥咎朕將親覽焉

元延元年七月有星孛于東井詔曰迺者日蝕星隕

謫見于天大異重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今星孛見

于東井朕甚懼焉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惟

思變意明以經對無有所諱

哀帝以綏和二年四月卽位是秋詔曰朕承宗廟之

重戰戰兢兢懼失天心間者日月亡光五星失行郡

國北比地動北比猶言頻也迺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

民壞敗廬舍朕之不德民反蒙辜朕甚懼焉已遣光

祿大夫循行舉籍舉其名籍也賜死者棺錢人三千

元壽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詔曰朕獲保宗廟

不明不敏宿夜憂勞未皇寧息皇暇也惟陰陽不調元

元不瞻未覩厥咎屢敕公卿庶幾有望至今有司執

法未得其中惑上暴靈假執古勢字獲名溫良寬柔附

於亡滅是故殘賊彌長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錯

躬乃正月朔日有食之厥咎不遠在余一人公卿大

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寮敦任仁人黜遠殘賊期於安

民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

平帝元始二年大旱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

斗受錢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

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賜死者一家

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

罷安定呼沱苑以為安民縣中山之安定也起宦寺

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

犂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民若宅二百區以

居貧民

後漢光武建武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食戰栗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二十二年九月戊辰地震裂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藁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

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絛絮賜郡中居人歷死者棺錢人三千其日賦逋稅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以見錢谷取傭爲尋求之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堊宇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雖夙夜勤思而知能不逮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輔無德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八年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既盡也詔曰朕以無德

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

大春秋圖識所謂至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

脩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書各言得失

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寮所

言皆朕之過人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

繕脩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刺

世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注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

有宣滌之心闕雅樂而不滌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飛蓬隨風微子所

嘆管子曰應門聽政無儀法程式飛蓬而無所定謂之飛蓬飛蓬之間明王不聽此言微子未許永

覽前戒竦然驚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十三年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三公免冠自劾制曰

冠履勿劾災異屢見咎在朕躬憂懼皇皇未知其方

將有司陳事多所隱諱使君上壅蔽下有不暢乎昔

衛有忠臣靈公得守其位今何以和穆陰陽消伏災

譴刺史太守詳刑理寃存恤鰥孤勉思職焉

十八年四月己未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宿麥傷

旱秋種未下政失厥中憂懼而已其理寃獄錄輕繫

二千石分禱五嶽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雨

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揚州其山曰會稽其川曰三江荆州其山曰衡山其川曰江漢豫州其山

曰三

曰三

曰三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一百四十三 十一

曰華山其川曰滎洛青州其山曰沂山其川曰淮泗  
兖州其山曰岱山其川曰河濟雍州其山曰嶽其川  
曰涇汭幽州其山曰醫無閭其川曰河濟冀州其山  
曰霍其川曰漳并州其山曰管其川曰滹沱此謂九  
州各山大川  
長吏各潔齋禱請冀蒙嘉澍  
沛音子禮切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卽位十一月晦日有食之  
於是避正殿寢真不聽事五日詔有司各上封事  
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曰朕新離供養  
愆咎衆著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  
又久旱傷麥憂心慘切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  
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巖  
穴爲先勿取浮華又詔曰春秋書無麥苗重之也去

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如災如焚凶年無時而爲備  
未至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慄切切痛心疾首前代  
聖君博思咨諏雖降災咎輒有開墮及風之應今予  
小子徒慘慘而已其令二千石理寬獄錄輕繫禱五  
嶽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冀蒙不崇朝徧雨天  
下之報務加肅敬焉

和帝永元七年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帝引見公卿  
問得失令將大夫御史謁者博士議郎郎官會廷中  
各言封事

八年九月京師蝗吏民言事者多歸責有司詔曰蝗

蟲之異殆不虛生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專  
咎白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寤惘矜思弭憂釁昔楚嚴  
無災而懼成王出郊而反風將何以輔朕不逮以塞  
災變百寮師尹勉脩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寬  
宥恤鰥寡矜孤弱思致災異蝗之咎

十六年秋七月戊午詔曰今秋稼方穗而旱雲雨不

霑疑吏行慘刻不宣恩澤女拘無罪幽閉良善所致

其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以奉秋令

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命有

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斷薄刑決小罪

方察不苛之吏顯明其罰

安帝永初三年三月京師大饑民相食壬辰公卿詰

闕詔曰朕以幼冲奉承鴻業不能宣流風化而感

逆陰陽至今百姓饑餓更相啗食永懷悼嘆若墜淵

水咎在朕躬非羣司之責而過自貶引重朝廷之不

德其務思變復以助不逮

四年正月元日會以年饑徹樂不陳充庭車

每大朝會必陳

乘輿法物車輦於庭故曰充陳車也

建光元年十一月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坼裂詔三公

以下各上封事陳得失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帝縞素避正

殿

陽嘉元年二月京師旱庚申勅郡國二千石各禱名山嶽瀆遣大夫謁者詣嵩高首陽山并祠河雒請雨  
戊辰雩甲戌詔曰政失一厥和陰陽隔并冬鮮宿雪春  
無澍雨分禱祈請靡神一不音禁音深恐在所慢違如在  
之義今遣侍中王輔等音分詣岱山東海榮陽河  
雒盡心祈焉濟水四瀆之一至河南溢為榮澤故曰榮陽祠焉  
二年四月己亥京師地震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  
統奉鴻業無以奉順乾坤協序陰陽災眚屢見咎徵  
仍臻地動之異發自京師兢兢祇畏不知所裁羣公  
卿士將何以輔其不逮奏答戒異與不空設必有所

應其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諱

桓帝建和三年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五月乙亥詔  
曰蓋聞天生蒸民不能相理為之立君使司牧之君  
道得於下則休祥著乎上庶事失其序則咎徵見乎  
象間者日食毀缺陽元晦暗朕祇懼潛思匪遑啓處  
傳不云乎日食脩德月食脩刑昔孝章帝愍前世禁  
徒故建初之元並蒙恩澤流徙者使還故郡沒入者  
免為庶民先皇德政可不務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乎  
今歲凡諸妖惡支親從坐及吏民臧死徙邊者悉歸  
本郡唯沒入者不從此令

永興二年九月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川靈涌水  
蝗蟲滋蔓殘我百穀太陽虧光饑饉荐臻其不被害  
郡縣當爲饑餒者儲天下一家趣不糜爛則爲國寶  
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

延熹九年正月詔曰比歲不登人多饑窮又有水旱  
疾疫之困盜賊徵發南州尤甚災異日食譴告累至  
致亂在予仍獲咎徵其令大司農絕今歲調度徵求  
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復收責其災旱盜賊之郡勿  
收租餘郡悉半入

魏明帝太和五年三月辛巳以四年十月至是不雨

### 大雩

景初二年有彗星見張宿史官言於帝曰此周之分  
野也雒邑惡之於是大修禳禱之術

齊王正始元年三月以旱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  
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

晉武帝太始七年閏五月大雩大官減膳

咸寧二年正月以疾疫廢二月帝不豫及瘳羣臣上  
壽詔曰每念頃遇疫氣死亡爲之愴然豈以一身之  
休息忘百姓之艱邪諸上禮者皆絕之

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

于社稷山川

五年二月以百姓饑饉減御膳之半

愍帝建興元年六月旱帝親雩

元帝大興元年十一月詔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緒上不能調和陰陽下不能濟育群生災異屢興咎徵仍見壬子乙卯雷震暴雨蓋天災譴誠所以彰朕之不德也羣公卿士其各上封事具陳得失無有所諱將親覽焉

二年五月以三吳大饑詔曰天下凋弊加以災荒百姓困窮國用並匱吳郡饑人死者百數天生蒸民而

樹之以君選建明哲以左右之當深思以救其弊昔吳起爲楚悼王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除廢公族疎遠以附益將士而國富兵強况今日之弊百姓凋困邪其當去非急之務非軍事所須者皆削之使黃門侍郎虞駢音斐桓彛開倉庫振給并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

成帝咸和九年六月以大旱詔大官撤膳省刑恤孤寡貶節用

咸康二年三月以旱詔大官減膳免所旱郡縣徭役哀帝隆和元年四月以旱詔出輕繫振困乏十二月

詔曰戎旅路次未得輕減賦役玄象失度亢旱爲憲  
豈政事未治將有版築涓濱之上邪其搜揚隱滯蠲  
除苛碎詳議法令咸從損要

膳  
孝武太元元年十一月己巳朔月有蝕之詔太官撤

四年二月詔曰年谷不登百姓多匱其詔御所供事  
從儉約九親供給衆官廩俸權乃減半凡諸役費自  
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以周時務

後魏文成和平五年四月以旱故減膳責躬是夜澍  
雨大降

孝文時太極殿成將行考室之禮引集羣臣而雪不  
克饗帝曰朕經始正殿功構初成將集百寮考行大  
禮然彤雲仍結霏雪驟零將繇寡昧未能仰答天心  
此之不德咎竟焉在卿等宜各陳所懷以救不逮鎮  
東將軍定州刺史樓毅稽首對曰雪霜風雨天地之  
嘗夏霖冬霰四時之節今隆冬雨雪固是其時又禮  
云雨沾服失容則廢禮自古而然不足爲異帝曰昔  
劉秀將濟滹沱爲之冰合但朕德謝古人不能仰感  
天意

太和四年二月癸巳詔曰統承乾緒君臨海內夙興

昧旦如履薄冰今東作方興庶類萌動品物資始膏  
雨不降歲一不登百姓饑乏朕甚懼焉其勅天下祀  
山川群神及能興雲雨者修飾祠堂薦以牲璧民有  
疾苦所在存問

五年四月甲寅詔曰時雨不霑春苗萎悴諸有骸骨  
之處皆勅埋藏勿令露見有神祇之所悉可禱祈  
十二年九月甲子詔曰日月薄蝕陰陽之嘗度耳聖  
人懼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設誠故稱日蝕脩德月蝕  
修刑迺癸巳夜月食盡公卿已下宜慎刑罰以答天  
意

十五年正月不雨至于四月有司奏祈百神詔曰昔  
成湯遇旱齊景逢災並不繇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誠  
發中澍潤千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普天喪恃幽  
顯同哀神若有靈猶應未忍安饗何宜四氣未周便  
欲祀事唯當考躬責已以待天譴

時帝居太后  
哀故有此詔

十七年五月丁丑以旱撤膳

宣武景明四年四月戊戌詔曰酷吏爲禍繇古同患  
孝婦滌刑東海焦壤今不雨十旬意者其有冤獄乎  
尚書鞠京師見囚務虛聽察之理已亥帝以旱減膳  
撤樂辛丑澍雨大洽



正始元年六月以旱撤樂減膳公卿以下引咎責躬  
詔曰朕以菲德政刑多舛陽旱歷旬京師枯悴在予  
之責夙宵疚懷有司可循案舊典祇行六事罔圖寬  
滯平處決之庶尹廢職量加修舉鰥寡困窮所在存  
恤役賦殷煩咸加蠲省賢良謹直以禮進之貪殘佞  
諛時加屏黜男女怨曠務令媾會稱朕意焉又親薦  
享於太廟及錄京師見囚殊死以下皆減一等鞭撻  
之坐悉皆原之

永平元年五月帝以旱故減膳撤樂

二年五月帝以旱故減膳撤樂禁斷屠殺

延昌元年四月丁丑帝以旱故減膳撤樂詔尚書與  
都司鞠理獄訟又詔食粟之畜皆斷之

三年二月詔曰肆州秀容郡殷城縣鴈門郡平縣  
並自去年四月以來山鳴地震于今不已告譴彰咎  
朕甚懼焉祇畏兢兢若臨淵谷可恤瘼寬刑以答災  
譴

孝明熙平元年五月丁卯朔詔曰災旱積辰苗稼萎  
悴比雖微澍猶未霑洽晚種不納企望憂勞在予之  
責思自兢厲尚書可釐恤獄仵辯其淹枉簡量輕重  
隨事以聞無使一人怨嗟增傷和氣土木作役權皆

休罷勸農省務肆力田疇庶嘉澤近降豐年可必  
神龜二年二月詔曰農要之月時澤弗應嘉谷未納  
三麥枯悴德之無感嘆懼兼懷可勅內外依舊雩祈  
率從祀典察獄理寃掩骼埋骼冀瀛之境狂寇暴野  
死者既多白骨橫道可遣專令收葬賑窮恤寡救疾  
存老准訪前式務令周備三月澍雨大洽

正光元年五月詔曰朕以寡薄運膺寶圖雖未明求  
衣惕懼終日而闇昧多闕矣旱爲災在予之媿無忘  
寢食今刑獄繁多囹圄尚積宜敷仁惠以濟斯民八  
座可推鞠見囚務申枉濫又詔曰禳災招應脩政

本民乃神主寔宜率先刺史守令與朕共治天下宜  
哀矜勿喜視民如傷况今災旱歷時萬姓彫弊而不  
撫恤窮寃理決庶訟可嚴勅州郡善加綏隱務盡聰  
明加之祗肅必使事允人神時致靈應其賦役不便  
於民者具以狀聞當便蠲罷

二年七月癸丑詔曰時澤弗霑禾稼凋損在予之責  
夙宵震懼維剋躬徹樂仍無昭感有司可循案舊典  
祗行六事罔狂淹枉隨速鞠決庶尹廢職量加脩厲  
鰥獨困窮在所存恤役賦煩良咸加蠲損賢良謹直  
以時昇進貪殘邪佞卽就屏黜男女怨曠務令會遇

庶華正懲違有弭災沴

三年六月詔曰朕以冲昧夙纂寶曆不能祗奉上靈感延和氣致令災旱頻歲嘉雨弗洽百稼焦萎晚種卡下將成災年秋稔莫覲在予之責憂懼震懷今可依舊分遣有司馳祈嶽瀆及諸山川百神能興雲雨者盡其虔肅必令感降玉帛牲牢隨應薦享上下羣官側躬自勵理冤獄止土功減膳徹樂禁止屠殺

四年八月戊寅詔曰朕以眇聞忝承鴻緒因祖宗之基託王公之上每鑒寐屬慮思康億兆比雨旱愆時皇運舛錯政理闕和靈祇表異永尋夕惕載愆于懷

宜詔百司各勤厥職諸有鰥寡窮疾寃滯不申者並加憐恤若孝子順孫廉貞義節才學超異獨行高緒者具以言上朕將親覽加以旌命

後周武帝保定二年以久不雨降宥罪人京城三十里內禁酒四月又禁屠宰

建德元年五月帝以大旱集百官于庭詔之曰盛農之節亢陽不雨氣序愆度蓋不徒然豈朕德薄刑賞非中歟將公卿大臣或非其人歟宜進直言無得有隱公卿各引咎自責其夜澍雨

二年三月不雨至于七月集百寮于大德殿帝責躬

罪已問以治政得失

宣帝大象元年十二月戊午以災異屢見帝御路寢見百官詔曰穹昊在上聰明白下吉凶繇人妖不自作朕以寡德君臨區宇大道未行小信非福始于秋季及此玄冬幽顯慙懃屢貽深戒至有金入南斗木犯軒轅熒惑干房又與土合流星照夜東南而下然則南斗主於爵祿軒轅爲於後官房日明堂布政所也火土則憂孽之兆流星乃兵凶之驗豈其官人失序女謁尚行政事垂方憂患將至何其昭著若斯之甚上瞻俯察朕實懼焉將避正寢齋居哀念惡戒

膳去飾徹樂披不諱之誠開直言之路欲使刑不濫及賞勿踰等選舉以才宮闈修德告諸內外庶盡弼諧允叶民心用銷天譴于是舍仗衛徃天興宮百官上表勸復寢膳許之甲子還宮

隋高祖開皇三年四月旱帝親祀雨師于國城之西

南

十四年正月以歲旱祀泰山以謝憊咎大赦天下

制於懽娛芻豢之滋致其青於豐衍然而沈湎之輩絕業忘資惰窳之民肆嗜奔慾方今烽燧尚警兵革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四十四

弭災第二

唐高祖武德二年閏二月乙卯詔曰酒醪之用表節制於權娛芻豢之滋致其吉於豐衍然而沓澗之輩絕業忘資惰窳之民騁嗜奔慾方今烽燧尚警兵革未寧年穀不登市肆騰踴趣末者衆浮冗尚多有羞

趙藻重增其費救弊之術要在權宜關內諸州官民  
宜斷屠酷

四年三月帝以旱故親錄囚徒俄而澍雨

太宗貞觀元年七月關東河南隴右及緣邊諸州霜  
害秋稼九月辛酉詔曰蟲霜爲害風雨不時政道未  
康咎徵斯在朕祇奉明命撫育黔黎憂愍之至實切  
懷抱輕徭薄賦務本勸農必望民殷物阜家給人足  
而陰陽不和氣候乖舛永言罪已撫心多愧河北燕  
趙之際山西并潞所管及蒲虞之郊幽延以北或  
逢亢旱秋遇霜淫或蟲賊成災嚴凝早降有致饑饉

慚惕無忘特宜矜恤救其疾苦可令中書侍郎溫彥  
懌尚書右丞相魏徵治書侍御史孫伏伽簡較中書  
舍人辛諤等分往諸州馳驛檢行其苗稼不熟之處  
便知損耗多少戶口乏糧之家存問若爲支計必當  
細勘速以奏聞待使人還京量行賑濟

十月丁酉以歲饑貶膳

三年四月丙午以旱甚避正殿六月詔曰朕以眇身  
祇膺大寶託王公之上居億兆之尊勵志克己詳求  
至治兢兢業業四載于茲矣上不能使陰陽順序風  
雨以時下不能使禮樂興行家給人足而關輔之地

迎年不稔自春及夏亢陽爲虐雖復潔誠祈禱靡愛  
斯牲膏雨愆應田疇廢業斯乃上玄貽譴在予一人  
元元何辜罹此災害朕是用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瞻  
西郊而載惕仰雲漢而疚心內顧諸已永懷前載旣  
明不自見德不被物豈賞罰不衷任用失所將奢侈  
未革苞苴尚行者乎文武百辟宜各上封事極言朕  
過勿有所隱是月遣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左僕  
射房玄齡工部尚書段綸刑部尚書韓仲良祈雨於  
名山大川

八年七月隴右山搖大蛇見山東河南淮海之地多  
大水帝以問祕書監虞世南曰是何祥也脩何術可  
以禳之對曰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  
足怖也山東足雨雖則其宮陰慘過久恐有冤獄伏  
願科省係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唯修德可  
消變帝然之遣使者分道賑恤餓人申理獄訟多所  
原免

十月彗星見帝謂羣臣曰天見彗星是何妖也祕書  
監虞世南對曰昔齊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晏子晏  
子對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  
不重是以天見彗星爲公誠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

日而星沒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政德不修麟鳳數見終是無補但使百姓安樂朝無闕政雖有災變何損于時然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怠慎終如始彗星未是爲憂帝曰吾之治國良無景公之過但吾纔弱冠舉義兵年二十四平天下木三十而居大位自謂三代以降撥亂之主莫臻於此重以薛舉之驍雄宋金剛之勢猛竇建德跨河北王世充據維陽當此之時足爲勦敵而皆爲我所擒及逢家難吾復決意安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頗有自矜之志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良爲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四海旣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言念于此不覺惕焉懼矣温彥博進曰昔宋公一言彗星三徙陛下見變而懼災其消乎

十一年七月車駕巡維陽詔以水災諸司供進悉令減省凡在供役量事停廢

十五年六月有星孛于太微宮帝旣罷封禪于是避正寢減嘗饌申以祗誠星退乃復

十七年三月甲子以久旱詔曰去冬之間雪無盈尺今春之內雨不及時載想田疇恐乖豐稔農爲政本



食乃人天百姓嗷然萬箱何異昔頽城之婦墮霜之  
臣至誠所通感應天地今州縣獄訟常有寃滯者是  
以上天降鑒延及兆庶宜令覆囚使至州縣科簡刑  
獄以申枉屈務從寬宥以布朕懷庶使桑林自責不  
獨美於殷湯齊郡表墳豈自高於漢代

六月癸巳以旱不視朝乙巳謂侍臣曰殷湯周宣求  
雨懇禱昔聞其語今見其心比望雲蒸雨澍重於金  
膏玉液又詔曰朕以寡德祗膺寶命而政慙稽古誠  
關動天和氣愆于陰陽亢旱涉於春夏靡愛新牲  
降雲雨之澤詳思厥咎在予一人今避正殿以

剋責尚食嘗膳亦宜量減京官五品已上各進封事  
極言無隱朕將親覽以答天譴

高宗永徽五年正月以時旱手詔京官文武九品已  
上及朝集使各進封事極言厥咎

顯慶元年二月上封人奏稱去歲粟麥不登百姓有  
食糟糠者帝命取所食物視之驚嘆手詔曰上封人  
所進食極惡情之憂灼中宵輒寐永言給足取愧良  
深夫國以人爲本以食爲天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朕  
臨御天下于今七年每留心庶績軫慮農畝而政道  
未凝仁風猶缺致令九年無備四氣有乖遂使去秋

霖滯便卽整竭所以佇西郊而結念春東作以勞懷  
豈下乏農夫上其瓊饌宜令所司嘗進之食三分減  
二羣臣奏言伏見手詔以近畿諸州百姓少食特爲  
減膳去年雖不善熟未是大饑陛下憂勞情深發使  
賑給復爲減膳在外黎庶不勝喜慶帝曰比日亦聞  
百姓食少不足爲至是今所見者乃非人所食物朕  
聞天子以百姓心爲心豈有見有如此一身獨供豐  
饌自見此食憂歎不能已也三月澍雨百寮請復嘗  
膳許之

四年七月以亢旱避正殿

總章元年四月丙辰彗星見於五車帝避正殿御延  
福殿前東廊事令中御減膳奉嘗停樂仍令内外文  
武九品已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勿令有隱太子少  
師許敬宗等奏稱星雖孛而光芒小此非國眚不足  
上勞聖慮請御正殿復嘗膳帝曰朕獲奉宗廟臨馭  
億兆謫見于天誠朕之不德也不從所請敬宗等又  
奏曰陛下至仁被物克享靈心東封告成休徵應兆  
伐叛懷柔無遠不届若不上符天意豈能致此雖有  
高麗一隅上阻王命天軍問罪殄滅有期謫見東北  
當其分野上玄星象見彼咎徵臣等不勝慶悅帝曰

天道既遠非人所測我爲萬國主豈可推過於小蕃哉戊辰彗星滅

二年二月戊辰以旱親慮京城囚徒其天下見禁囚委當州長官慮之仍令所司分禱名山大川

咸亨元年三月以歲旱穀貴詔司成弘文崇賢館及書筭律醫胡書等諸色學生并別勅修饌寫經書官典及書手等官供食料者宜並權停其有職任者各還本司自餘放歸本貫秋熟已後更聽進止

八年以時旱親慮囚徒多有原宥仍令沛王賢慮諸司囚周王顯慮維州及兩縣囚

上元二年四月久旱避正殿減膳徹懸兼令百官極言得失勿有所隱仍令禮部尚書楊思敬往中嶽以申祈禱

三年七月彗星見于東井光芒長至三丈掃中台指文昌宮帝避正殿詔中殿徹膳太嘗停樂兼減食粟之馬遣使慮岐州及京城囚徒内外文武官各進封事勿有所隱

八月青州大風齊淄等七州大水詔停此中尚梨園等作坊減少府監雜匠放還本邑兩京及九成宮土木工作亦罷之天下囚徒委諸州長官慮之

儀鳳三年四月朔以旱避正殿親慮京城繫囚悉原宥之

永隆二年正月己亥詔曰朕聞受上天之命者其道在乎愛人處皇王之位者其功先於濟物然則所修在德池籟可以假貧人所寶惟賢琮玩不足奉諸已自朕臨馭天下三十餘年永念黎元情深撫育頻頒制命猶未遵行所有差科尚多勞擾關中地狹衣食難周山東遭澇糧儲或少刺史縣令寄以字人長史司馬職惟叱贊若能恤隱求瘼清直無私則囹圄于

是空虛鰥寡自然蘇息而在外官司罕能奉法志存苟且不舉綱維欲使訟息刑清家給人足無爲而化其路何繇今當勵精求政先身理物救乏賙無自適及遠凡在寮庶宜識至懷其殿中太僕寺馬並令減送羣牧諸方貢獻物及供進口味百司支料並宜量事減省雍岐華同四州六等已下戶宜免兩年地稅河北澇損戶嘗式蠲放之外特免一年調其有屋宇遭水破壞及糧食乏絕者令州縣勸課助修并加給貸

永淳元年正月朔以年饑受朝賀而不設會於雍州諸府兵士於鄧綏等州就穀

中宗神龍二年正月以旱親錄囚徒多所原宥其東  
都及天下諸州委所在長官詳慮又遣使祭五嶽四  
瀆并諸州名山大川能興雲雨者

五月以旱避正殿尚食減膳

睿宗延和元年七月丙戌以炎旱命減膳囚徒並決  
斷勿使寬滯土木之功並停

玄宗先天二年六月以久霖雨告乾陵及太廟帝減  
膳避正殿

開元二年正月關中饑下詔曰朕聞諸國多白先天而  
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况於人乎因斯

言則君事於天養於人行月令昭時物也朕以不德  
恭膺斯運靜言詢政每用憂勞屬獻歲發春東風解  
凍土膏脉散草樹自樂而天久不雨元元何辜孰可  
以授農事拯彼饑者豈布德利施慶惠尚不及歟豈  
掩骼埋胔無靡無耶尚不及歟豈名山大川修祭命  
祀尚不及歟欽若令典惟增所懼緬懷大猷思補其  
闕有司可稽春令以稱朕心其有直諫昌言弘益政  
理者朕將親覽罔或隱避不悉之務一切停息見禁  
囚徒速令處置宜從寬大勿使稱寬本州本軍刺史  
軍將境內所有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者並宜祈祭

其有僵屍暴骸無主收斂者亦仰埋掩量致祭訖各  
具狀奏聞應須洒肺宜用官物古者雪冤婦於東海  
問刑人于北寺則以早之故應時加響至于山不童  
澤不竭使霈然以降興而致之復何遠也將達精誠  
務修蠲潔俾幽坎遂性飛走從宜以冀天之愛人月  
離于畢顛顛之望感而遂通布告遐邇令知此意二  
月帝親慮囚徒宰臣等奏曰陛下凡早親降德音減  
膳徹樂朝野之人無任欣感然倉粟之馬在廐猶多  
臣請馬料日減其半廻給饑戶則八畜借濟免供  
之乏許之

四月壬子以久雨命有司榮京城門

三年五月戊申以旱故下詔曰司以生人愛之如子  
睠茲災旱倍切憂勤將理政不明一冤囚有滯邪疵  
癘道長邪陰陽氣隔邪何崇朝密云布未洽也載加  
寅畏弗敢荒寧誠不動天歎深罪已思從避減以塞  
愆尤俾月離有期星退何遠朕今避正殿減常膳仍  
令諸司長官各言時政得失以輔朕之不逮天下見  
禁囚徒中或以痛自誣者各令長官審加詳覆疑有  
冤濫隨事案理仍告於社稷備展誠祈諸州旱處有  
山川能興雲致雨者亦委州縣官長速加禱祀

四年五月甲辰詔曰今年蝗蟲暴起乃是孽生所繇官司不早除遏信蟲成長開食田苗不恤人災自爲身計向若信其拘忌不有指麾則山東田苗掃地俱盡使人等至彼催督其中猶有推託以此當委官員責實若有勤勞用命保護田苗須有褒貶以明得失前後使人等審定功過各具所繇州縣長官等姓名聞此蟲若不盡除今年還更生子委使人分州縣計會勿使遺類是時山東諸州蝗蟲五月末在處生于陂澤鹵田尤甚縣官或隨處掘穿埋瘞放火焚滅殺百萬餘石餘皆高飛奏海蔽天掩野會潮水至盡漂死焉蝗蟲積成堆岸及爲鴟鵂白鷗練鵲所食種類遂絕

八月詔河南北簡較蝗蟲使狄光嗣康敬昭高道昌賈彥璘等宜令待蟲盡看刈禾有次第然後入京奏事恐山澤之內或遺子息農隙已後各令府州縣長簡較仍告按察使如來年巡察更令蟲出所繇官量事貶降

六年七月帝以亢旱不御正殿於小殿視事詔曰皇天應人必有所謂此月少雨蓋非徒然深慮繫囚或有寃滯京城內諸司見禁囚徒並以來日過朕將親

冊刊元鼎拜災二 卷之百四十四  
慮所司量准舊典其杖以下情不可恕者速決自餘  
卽放却

七年五月朔日有食之帝素服以候變徹樂減膳令  
中書門下省察囚繫及天下水旱之州皆令賑恤不  
急之務一切停罷七月詔曰今日之初雖降時雨自  
此之後頗憊其液如聞側近禾豆微致焦萎深用憂  
勞式資祈請丘禱則久嘗典宜遵卽令禮部侍郎王  
在太常少卿李暉分往華嶽河瀆祈求甲申親慮囚  
於宣政殿事非切害悉原之詔曰朕以匪德嗣膺丕  
命雖日慎爲誠政期以康而天災流行誠或未感日

孟秋在候而澤憊足永念農畝用懷宵旰在予之責  
萬方何罪視人如傷一物增休且夫修政之要恤刑  
之重雖得情勿喜寧僭無濫將恐此輩猶有寃人或  
傷於和而作此厲法惟明慎事藉躬親故爰加案省  
開其幽滯雖士師不寃時稱閤實而愚者自陷朕甚  
愍焉故屈嘗法特申寬典丙戌詔曰爰自春首頗憊  
其澤眷茲近甸將損嘉苗人天謂何夙夜增悚豈刑  
罰莫省罪獄其紛儻致吁嗟是生炎亢故京師囚繫  
親慮原減而郡縣狴牢將何慎恤平分之道載軫于  
懷天下諸州見繫囚徒宜令所繇長官便慮有司卽



此類作條件處分

九年夏五月己未勅諸州水旱時有其五嶽四瀆宜令所司差使致祭自餘名山大川及古帝王并名賢將相陵墓並令所司州縣長官致祭仍各修飾洒掃十二年七月河東河北旱命中書舍人寇泚宣慰河東道給事中李昇期宣慰河北道百姓有匱乏者量事賑給帝親禱于內壇場三日曝立

十四年六月丁未以久旱分命六卿祭山川詔曰五嶽視三公之位四瀆當諸侯之秩載于祀典亦爲國章方屬農功頗增早曠虔誠徒積神道未孚用申

愛之勤莫通能潤之感宜令工部尚書盧從愿祭東

嶽河南尹張敬忠祭中嶽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宇文融祭西嶽及西海河瀆太常少卿張九齡祭南嶽

及南海黃門侍郎李暉祭北嶽右庶子何鸞祭東海

宗正少卿鄭繇祭淮瀆少詹事張悟祭江瀆河南少

尹李暈祭北海及濟瀆且潤萬物者莫先乎雨動萬

物者莫先乎風眷彼靈神是稱師伯雖有常祀今更

陳祈宜令光祿卿孟溫祭風伯左庶子吳兢祭雨師

各就壇壝務加崇敬但羞蘋藻不假牲牢應緣奠祭

尤宜精潔壬戌以旱及風災命官及州縣長官上封

事指言時政得失無有所隱

十六年九月以久雨帝思宥罪緩刑乃下制曰古之善爲邦者重人之命執法之中所以和氣洽嘉生茂今秋京城連雨隔月恐耗其膏粒而害于塗盛抑朕之不明何政之闕也永惟久雨者陰氣凌陽寃塞不暢之所致也持獄之吏不宥刑罰生於刻薄輕重出於愛憎邪詩曰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刺壞法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明慎刑也好生之德可不務乎兩京及諸州繫囚應推徒已下罪並宜釋放死罪及流各減一等庶得解吾人之愠結迎上天之福祐

布告遐邇知朕意焉

二十一年四月以久旱命太子少保陸象先戶部尚書杜暹等七人往諸道宣慰賑給仍令黜陟官吏疎決囚徒

天寶十二年八月京師連雨二十餘日米涌貴令中書門下就京兆大理疎決囚徒

十四載三月詔曰近日以來時雨未降在於宿麥慮有所傷雖憂勤之心不忘於黎庶而精誠之至冀展於靈祇宜令太子太師陳希烈祭玄冥光祿卿李憺祭風伯國子祭酒李麟祭雨師仍取今年二十三日

各申誠請務令蠲潔如朕意焉又詔曰關輔郡邑霑澤屢施京城在近時雨未降是用軫慮匪寧于懷其諸郡壇雖已勤請攸資遍祭庶達誠心宜令吏部侍郎蔣烈今月二十五日祭天皇帝地祇給事中王維等分祭于五星壇務申虔潔以副朕懷

肅宗至德二年三月癸亥大雨至癸酉不止帝令恤獄緩刑詔三司條件疎理處分甲戌雨止

乾元元年五月己亥亢旱陰陽人李奉先自大明宮出金龍及紙錢太常音樂迎之送於曲江池投龍祈雨宰相及禮官並於池所行祭禮畢奉先投龍於池

二年三月癸亥以久旱徙東西二市於是祭風伯雨師修雩祀壇爲泥人土龍及望祭名山大川而祈雨代宗永泰元年七月以久旱遣近臣分錄大理京兆囚徒

三年六月庚子以大旱分遣左僕射裴冕等禱祝川瀆及徙市閉諸坊門祀風伯雨師是日乃雨

大曆四年自四月雨連霖至秋京師米斗至八百官出米二萬石分場出糶貧人閉坊市北門置土臺及黃幡以祈晴是日雨止

德宗貞元元年五月癸卯命右庶子裴諝殿中少監

馬錫鴻臚少卿韋佖分禱終南秦嶺諸山以祈雨  
十二月丁亥詔曰朕以眇身繼明列聖不能纂修先  
志以治昇平馴致寇戎屢興兵革上玄降警蝗旱為  
災年不順成入方歎食言念於此實用傷懷是以齋  
心別宮與人祈穀雖陽和在候而黔首無聊稱慶于  
予竊所不敢其來年正月一日朝賀宜罷

一年正月壬辰朔以關輔荒饑停朝賀之禮丙申詔  
曰朕以薄德託于人士勵精思理期致雍熙而鑒之  
不明百度多缺傷痍未瘳而征役荐起流亡既甚而  
賦歛彌繁人怨上閭天災下降連歲蝗旱盪無農收

惟茲近郊遭害尤甚豈非昊穹作沴深警予衷踟躕  
憂慙罔知攸措今穀價騰踊人情震驚鄉閭不居骨  
肉相棄流離殞斃所不忍聞公私之間廩食俱竭既  
無賑恤猶復徵求財殫力盡捶楚仍及弛征則軍莫  
之贍厚取則人何以堪念茲困窮痛切心骨思所以  
濟浩無津涯補過實在於增修救患莫如于息費致  
咎之本既繇朕躬謝譴之誠當自朕始尚食每日所  
進御膳宜各減一半應宮內人等每月唯供給糧米  
一千五百石其飛龍廐馬從今已後至四月三十日  
並減半料京兆尹應科徵諸色名目一切並停如有

能減有均無贖救貧乏者當受以官秩

五月百寮上表諸復御膳先以旱蝗寇盜充斥故從  
貶省至是從之

六年三月以旱故遣使分禱山川是春京畿關輔河  
南大無麥苗

十一年五月以旱故令禮部尚書董進巡覆百司禁  
囚

十二年四月以久旱令百司速決囚徒

十五年三月以久旱令李嶼鄭雲達於炭谷秦嶺祈  
雨

四月以久旱令陰陽術士陳混嘗呂廣順及摩尼師  
祈雨

十九年正月至於六月不雨分公卿望祈于微鎮海  
濱名山大川精禱于太社太稷太廟天皇地祇及山  
川能出雲爲雨者

六月詔曰京師近郊時雨未洽慮囹圄冤滯致傷和  
氣是用軫於朕心其御史臺大理寺及京兆府等諸  
司繫囚中書門下與有司亟議條理冤滯以聞

憲宗元和七年三月庚午以旱故詔京畿內禁囚徒  
據罪輕重宜疎選處分

八年六月辛丑命出宮人二百車許人得娶以爲妾  
以水害誠陰盈故也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四十五

災第三

唐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己亥詔曰自冬以來甚少  
雨雪農耕方始災旱是虞慮有寃滯感傷和氣宜委  
御史臺大聖寺及府縣長吏自錄囚徒仍速決遣除  
身犯罪應支證追呼近繫者一切並令放出須辨對

册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一百四十五

者任其責保冀得克消沴氣延致休祥

四年六月辛巳詔曰近者夏麥垂熟霖雨稍多雖不甚損傷亦是陰陽小沴必慮囚徒之中或有寃濫宜令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同疎理決遣訖聞奏其在內諸軍使囚徒亦委本司疎決聞奏

敬宗寶曆二年六月癸亥詔曰近日京城雖已得雨畿甸之內霑灑未周災歎是虞黎元重困救旱之備深所注懷宜令京兆府各勒諸縣令長疎理見禁囚徒除首罪外餘支證並責保放出其有法不得原情有可恕者所司一一條舉當爲蠲免御史臺大理寺

亦委本司長官親自覆視准前處分災熾方甚狴牢可矜京城及畿內諸獄亦宜並與除放冀得存活

文宗太和元年六月庚子詔緣自夏少雨應見禁囚徒宜差清疆御史各就諸司巡勸速理聞奏無令寃滯是月以霖潦詔京城見禁囚徒慮有寃滯宜令御史臺府縣及諸司各量輕重疎決三日內聞奏

六年五月庚申詔曰朕聞王者之理天下一物失所興納隍之咎一夫不獲歎時予之辜雖饑疫凶荒國家代有而陰陽禘沴儆戒朕躬自諸道水旱害人疫疾相繼宵旰罪已典寢疚懷屢降詔書俾副勤恤發

廩蠲賦救患賑貧亦謂至矣今長吏申奏札瘥猶甚  
蓋教化未感於蒸人精誠未格於天地法令之或爽  
官吏之或非百姓稱冤稅役多弊姦賊未去農業失  
時有一于茲皆傷和氣並委內外文武嘗參官一一  
條疏各具所見聞奏必當親覽無憚直言其諸道應  
災荒處疾疫之家有一門盡歿者官給函具隨事瘞  
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與本戶稅錢三  
分中減一分死一半已上者與減一半本戶稅其疫  
未定處並委長吏差官巡撫量給醫藥詢問救療之  
術各加拯濟事畢條疏奏來其有一家長大者皆死

所餘孩稚十二至襁褓者不能自活必致夭傷長吏  
勒其近親收養仍官中給兩月糧亦具都數聞奏江  
南諸道既有凶荒賦入上供悉多蠲減國用當限或  
慮不充宗廟切急所須外所有舊例市買貯備雜物  
一事已上並仰權停待歲熟時和則舉處分於戲朕  
自臨御于今七年兢兢乾乾不敢自逸而冲昧寡德  
未能燮調艱旱水災或罹於藩郡夭亡疾苦或害於  
生人悼於厥心省已自責其州府長吏各奉詔條勉  
加拯卹

七月壬寅詔曰秋稼方茂時稍愆亢慮有冤繫致傷



和氣應內外諸司見禁囚徒各委本司長吏隨罪疎  
決務從寬典副我憂懷

七年正月壬子詔曰朕承上天之眷佑荷累聖之丕  
圖宵旰兢勞不敢暇逸思致康乂八年于今而水旱  
流行疾疫作沴兆庶艱食札瘥相仍蓋德未動天誠  
未感物一類失所有過在予載懷罪已之心深軫納  
隍之歎宜敷惠澤式表憂勤如聞去年以來河東關  
輔亢旱爲災秋稼不收人甚窮困今方春之時瀕務  
農事若不賑救恐至流亡其京兆府河中等九州府  
宜賜七萬石同華陝虢晉等州各賜十萬石並以嘗

平義倉及折糴斛斗充無本色以運米折給爲本州  
府長吏明作等第差官吏對面宣賜先從貧下起給  
京兆府太和六年青苗摧酒錢在百姓腹內並赦免  
京兆河中同華陝虢晉絳等州府自太和六年秋稅  
以前諸色逋懸在百姓腹內悉放免議獄恤刑簡王  
攸重苟有寬滯卽傷陽和應在城諸司諸使應有囚  
徒限七月內處分訖奏聞河南府八州府勅到准此  
處分諸色功役非灼然交切者勒停應管內各山大  
川能致風雨者委長吏精誠禱請水旱之數雖云嘗  
理導化失節亦致咎災顧惟寡昧敢忘剋責嘗參官

及外州府長吏如有規諫者各上封事極言得失俟有規正期於阜安咸啓乃誠用致予理無或有隱以忝在公內外官有貪暴殘虐蠹政害人者臺司紀察聞奏朕爲人父母處奉丕業夕惕若厲夙興匪寧減膳徹樂庶答天戒咨爾長吏實分子憂勉加撫綏用副惻隱庶切救災之義爰申爲上之懷中外臣僚宜體朕意

七月己酉勅曰今緣稼穡方茲旬月少雨慮其寃滯或有感傷宜委左僕射李程及御史大夫鄭覃同就尚書省疎理諸司囚徒務從寬降限五日內畢聞奏

其外州府爲有稍旱處委長吏速准此處分壬子以旱命吏部尚書令狐楚御史大夫鄭覃同疎決囚徒甲寅徙市

閏七月乙卯詔曰朕嗣纂聖圖覆育生類兢業寅畏上承天休而陰陽失和膏澤僭候害我稼穡災于黔黎有過在予敢忘咎責是用避殿徹樂減膳省刑思惕慮以覃思庶薦誠而致雨時澤未降已來朕當避正殿減供膳太嘗教坊聲樂權停閣習飛龍韞馬量減食粟其百司官署厨饌亦且權減陰陽鬱堙繫繫傷害有紊和氣是垂燮調今放出宮人一千人其諸

道今年合進鷹犬宜數內停減一百頭聯在五坊者  
宜減放一百頭聯京城囚徒慮有寃滯已委疎決務  
從寬降宜令鄭覃令狐楚速具條疏聞奏內外諸司  
先有脩造稍非急切者並宜停省公卿百寮及戚里  
舊將相之家如有僭侈踰制委御史臺糾察聞奏諸  
州府長吏及縣令有貪縱苛暴者委御史臺訪察聞  
奏名山大川及能興雲致雨者各委長吏精誠祈禱  
於歲朕受天眷佑爲人父母曠旱作沴焦勞匪寧徧  
祀山川靡愛佳璧非食罪已緩獄消災載深勤雨之  
心冀警納隍之戒凡百士庶宜諒予懷時以久無雨  
帝徧走羣望至是復有此詔旣而其澤普霑人心大  
悅

八年六月甲午詔曰近者咎徵所集陽亢成災靡神  
不宗未獲嘉應豈刑政之尚乖其當將獄犴之未察  
其寃夙興以思庶答天譴宜令尚書右僕射李吉甫  
御史大夫鄭覃於尚書省疎理刑獄輕繫者咸從於  
決遣重條者議所以矜寬小大以情必詳必慎致誠  
無怠稱朕意焉丁酉詔曰時屬亢陽慮有寃繫應諸  
州府囚徒各委所在長吏疎理處分務從寬降其緣  
制獄未決遣者委刑部大理寺速立限奏覆稍涉留

滯者仍令御史臺糾劾舉奏

九年三月乙丑制以仍歲水旱黎民艱食其宰牧非才貪殘爲害及承前積弊湏有條疏或寃獄留滯速宜疎決者並委觀察使糾察詳訪其狀聞奏用弭天

告

七月詔曲江零土龍

開成二年三月壬申以妖星見降詔誠百司及天下州府見禁囚徒死者從流流已下並釋放膏澤不愆播種伊始土木興役恐妨農功禁中及百司所有修造並宜權停韶陽御辰生氣方盛思全物類以順天

時內外五坊凡有籠養鷹鷂及鷄鴨鳥雀狐兔等

宜放之朕今素服避殿命太嘗徹樂太官減膳一日嘗分爲一旬嘗參官及諸州府長吏如有規謀者各上封事極言得失陳救災之本明致理之方咸竭乃心以輔厥辟於戲朕明誠未感化理未孚謹告在天丁寧斯甚所宜盡意其與同憂勉進嘉言共凝庶績弼違納誨副茲虛懷宣示內外各令知悉甲戌以彗星見命京師諸佛寺開仁王經道場

四月戊申詔曰自春以來未降甘澤從來但以過時無雨議祈禱及至降洒已似後時今雖未旱亦要沾

洽各宜差官精誠祈禱

七月庚午詔曰農人徧野其澤稍愆眷言時苗未保  
收獲齋心懇禱猶望有成各宜差長吏所在靈廟禱  
祈乙亥以久旱移市開坊市南門乙酉詔曰秋旱未  
雨慮有幽冤縲禁多時須議疎決京司刑獄宜令右  
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鄭覃親往疎理乃分命宰  
臣祈雨於太廟太社白帝壇己丑遣侍御史崔虞孫  
範各往諸道巡覆蝗蟲并加宣慰

三年正月乙亥京兆尹崔珙奏畿內去冬少雪宿麥  
木茲今欲差少尹於終南廣惠公廟祈禱諸縣各委

令長於靈跡處精誠祈請從之癸未詔曰朕自守不  
訓恭臨大寶兢兢業業十有三年何嘗不惠下以愛  
人克己以利物外無畋遊之樂內絕土木之功浣衣  
菲食宵興夕惕厚於身者無不去便於人者無不行  
損羣方之底貢驅時風於樸素將以弘祖宗法制致  
夷夏雍熙勤求理道日異平泰而去秋旱蝗所及稼  
穡卒瘁哀此蒸人懼罹艱食是用順時布令助煦育  
之深仁施惠覃恩法雨露之殊澤其淄青兗海鄆曹  
濮去秋蝗蟲害物偏甚其三道有去年上供錢及斛  
斗在百姓腹內者並宜放免今年夏稅上供錢及斛

冊府元龜 卷之九十五 帝王部 九  
斗亦宜全放仍以當慶嘗平義倉斛斗速加賑救京  
兆府諸州府應有蝗蟲米穀貴處亦宜以嘗平義倉  
及側近官中所貯斛斗量加賑賜閉糴禁錢爲時之  
蠹方將革弊尤藉通商其見錢及斛斗所在方鎮州  
府輒不得擅有壅遏任其交易必使流行仍委出使  
郎官御史及所在度支鹽鐵巡院切加勾當兼委車  
運使設法般運江淮糙米於河陰貯積以備節級賑  
救應方鎮州府借使度支鹽鐵戶部錢物斛斗經五  
年已上者並宜放免刑獄之重人命所懸將絕寬蓋  
必資慎恤京城百司及畿內見禁囚徒委中書門下

差官疎理無使滯寬於戲唯此凶災是彰菲德情敢  
忘於罪已惠所貴於及人施令在和斯於蘇息凡厥  
臣庶宜體朕懷

十一月壬戌帝以妖星見詔京城百司及諸道州府  
十一月八日以前見禁囚徒未經勅斷者犯處罪並  
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其十惡及謀殺人劫盜賊  
并官典犯贓不在此限諸道今年遭水及蝗蟲州縣  
人戶等宜委觀察使與州縣長吏計會精加訪察勿  
憚奏論諸道所有進獻時新委中書門下更點勘樽  
減以稱朕意京畿之內百役繁興欲其阜安切在憂

卹其今年二月二十五日勅賑貸諸縣百姓糧種粟  
八萬四千九百七十八石如聞穀內半是義倉斛斛  
此乃救災之備豐年自合收填其餘有戶部管係者  
並宜停徵以俟來歲畿內諸縣應有開成元年已前  
諸色逋欠仍委度支與府司同檢勘開奏如是官吏  
破用不在此限皇太子葬事緣卜日稍近但令粗及  
禮制不必過務虛儀以涉繁冗則湏裁減冀無害物  
夫豈傷恩易定兩州地里深阻近者守臣喪殿軍中  
初有異圖累譴詔書申明事理革心遷善章表繼來  
張元益出定州後應是初扶樹元益有違朝旨旨口

將較至于官健委新節度使安存樹諭並從洗釋如  
或輒相告訐却以其罪罪之冀使藩方永無疑懼文  
武百寮及諸色人有能通達刑政之源參考天人之  
際任各上章疏指言得失至於徹樂減膳抑亦舊章  
便當內自指揮不復更形綸翰宣示中外宜體朕懷  
懿宗咸通十年六月戊戌制曰動天地者莫若精誠  
致和平者莫若修政朕顧惟庸昧託于王公之上于  
茲十一年矣祗荷丕構寅畏小心慕唐堯之欽若昊  
天遵周王之昭事上帝念茲夙夜靡替虔恭同馭朽  
之憂勤思納隍之軫慮內戒奢靡外罷畋遊匪敢期

於雍熙祈自得於清淨上望寰區無事稼穡有年而  
燭理不明涉道惟淺氣多堙鬱誠未感通旱暵是虞  
蟲螟爲害蠻蜚未賓於遐裔寇盜復蠹於中原尚駕  
戎車益調兵食俾黎元之重困每宵旰而忘安今盛  
夏驕陽時雨久曠憂勤蒸庶旦夕焦勞內修香火以  
虔祈外罄牲玉以精禱仰俟玄貺必致甘滋而油雲  
未興秋稼闕望覩茲愆亢軫于誠懷復慮暴政煩刑  
強官酷吏侵漁囊橐陷害孤寡致有冤抑之人構成  
災沴之氣上守長吏無忘奉公伐叛興師蓋非獲已  
除姦討逆必使當辜苟或陷及平人自然風雨愆期

凡行營將帥切在審詳昭示惻憫之心敬聽勤郵之  
旨應京城天下諸州府見禁囚徒除十惡五逆官典  
犯賊故意殺人合造毒藥光火持杖開劫墳墓及關  
連徐州逆黨外並宜量罪輕重速令決遣無久繫留  
雷雨不周田疇方瘠誠宜愍物以示好生其京城未  
降雨間宜令坊市權斷屠宰昨陝虢申使迴方知蝗  
旱有損處諸道長吏分憂共理宜各推公共思濟物  
界內有饑歉切在慰安哀此蒸人無俾艱食徐方寇  
孽未殄師旅有征凡合誅鋤審分淑慝無令脅從橫  
死元惡偷生宜申告代之文使知逆順之理於戲每



思禹湯之罪已其庶成康之措刑孰謂德信未孚教化猶梗咨爾多士毗予一人旣引過在躬亦漸幾于理布告中外稱朕意焉

哀宗天祐二年三月詔曰朕以宿麥未登時陽久亢慮闕粢盛之備軫予宵旰之憂所宜避正位於宸居減珍羞於嘗膳諒惟眇質深合罪躬庶共昭感之祥以致滂沱之澤今日八月已後不坐正殿及減常膳四月壬申詔曰朕以冲幼克嗣丕基業兢兢敬恭夕惕今以彗星謫見深宜罪躬雖已降恩以重之今月二十四日避正殿減嘗膳明自思過答也

天臺奏星文彗見請于太清宮建黃籙道場從之

三年九月詔以久雨恐妨農事遣工部侍郎孔績祭定鼎門如不止止于三日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二月庚寅自冬無雪差官分道祭於百神

二年二月自冬不雨命禱百神

三年勅時雨稍愆差官祈禱

八月乙未勅旬日霖雨恐傷秋稼湏命祈止冀獲開晴可差官分禱祠廟

九月有司上言以八月二日夜五鼓四籌熒惑犯星

二度星周之分請依法禳之於京城四門懸東流水  
一罌兼令關坊都市嚴備盜火止絕夜行從之

十二月戊寅勅節及杪冬稍憊時雪湏命祈禱以濟  
農功宜令有司差官分命祈祭諸神廟乙酉輿駕幸  
廣化寺祈雪

三年正月戊午時雨稍憊命與唐府差官分禱祠廟  
二月辛丑帝祈雨於郭伯神祠

四月丁卯勅時雨少憊恐妨農事湏命祈禱冀遂豐  
登宜令差官分道祈禱百神癸酉租庸院奏時雨少  
憊恐傷宿麥兼慮有妨耕稼請諸道州府依法祈禱

之辛巳勅亢陽稍甚祈禱未徵將致感通難避勞

宜令河南府於府門造五方龍集巫禱祭徙市

五月壬子勅時雨尚未沾足宜令河南府徙市閉坊

門依法畫龍置水祈請令宰臣於諸寺燒香戊申帝  
幸龍門之廣化寺開佛塔請雨

七月丁酉勅河南尹依法祈晴巳亥勅淫雨稍甚宜  
差官分道祈晴

九月辛卯朔勅霖雨未止恐傷苗稼及妨收穫宜令  
差官於諸寺觀神祠虔心祈禱仍令河南府差官應  
有靈迹處精虔祈止丙午勅霖雨未晴宜令宰臣尚

書丞郎分於寺觀祈晴

四年正月諸道各奏准宣爲去年十月地震命僧道  
置消災道場

明宗天成元年五月辛未以時雨稍愆分命朝臣禱  
祠嶽瀆八月勅久雨不晴慮傷農稼可申命禱禁仍  
曉諭天下州府疏理繫囚無令寃滯

十月己丑日月色皆赤庚寅日月尚赤遣使祠五嶽  
丁酉勅自秋涉冬稍愆雨雪慮傷宿麥宜令禱祠分  
遣朝臣告祠羣望宜付所司

二年正月司天奏今年歲日五鼓後東方有青黑雲

主歲多陰雨宜行禳禱祠從之

六月癸未宣宰臣於諸寺祈雨辛丑勅近以時雨稍  
愆恐傷禾稼爰命祈禱果獲感通宜令本官各於本  
處審謝

三年七月霖雨稍甚命宰臣散於寺觀祈晴八月汴  
州稍旱命丞相祈雨於寺觀

十二月以十月至是月少雪命公卿散祈於祠廟  
四年十二月丙午中書舍人程遜奏三冬未降時雪  
請命臣僚虔申祈禱從之

長興元年四月甲辰勅自夏以來稍愆時雨宜差官

祈禱

二年三月勅自春以來稍憊時雨宜分命朝臣祈禱  
四月乙巳帝幸龍門寺祈雨至晚還宮乙卯勅久憊  
特爾澤及予心雖遍虔祈猶未溥足宜廣推恩之道  
更敷恤物之懷貴獲感通必彰靈應宜令諸道州府  
各委長吏親問刑獄省察冤濫應見繫囚徒除犯死  
刑外餘盡時疎放除省司主持廻圖敗闕軍將及諸  
色人等見別指揮三司商量或有情可矜憫或非欺  
罔積年致有逋懸各具分析續行勅命并公私債目  
限至秋熟填納今年取者不在此限

八月丙子勅陰雨稍頻慮妨收穫宜令河南府依古  
法祈晴

三年三月丙申帝以春雨稍頻慮妨耕種宜令河南  
府依古法祈晴帝問翰林叅謀趙延文自春以來頻  
雨何故奏曰緣火犯井所以頻雨兼雷聲似夏並不  
益時乞寬刑獄從之壬寅司天奏以時雨過多請差  
官禱祭從之六月辛酉命文武百官應在京寺觀神  
祠祈晴又勅霖雨積旬尚未晴霽曠言刑獄慮在滯  
淹京城諸司繫囚並宜疎理釋放

七月以久雨未晴分命禱祭勅天下州府見繫囚徒

冊府元龜 卷之三 帝王部 十六  
據事理疾速斷決不得滯淹久雨未晴恐至淹抑  
四年七月壬午勅時雨稍愆慮傷時稼分命朝臣禱  
崇諸神

末帝清泰元年六月丙子諸內外差官祈雨自去年  
秋不雨冬無雪帝初至至德宮雨數寸至是旱京師  
竭苑十數人帝命韓昭裔開廣化寺三藏塔是夕雨  
至三寸丁酉以久旱京師酷熱自七日至十三日賜  
死者數百道路死者相望帝深憫惻日遣中使往龍  
門廣化寺禱雨百僚奔走祠宇至十三日雨四寸  
七月己亥分命宰臣百僚諸祠廟祈雨甲辰幸龍門

佛寺禱雨至晚還宮又詔以京畿旱遣供奉官賀守  
圖湯王廟取聖水澤州西界有析城山山巔有池水  
側有湯廟土人遇旱取水禱雨多驗先是帝憂旱甚  
房嵩言聖水可以致雨故也

八月甲申詔曰霖雨稍頻慮妨收穫分命朝臣諸祠  
宇祈晴乙未詔曰苦雨連綿已逾旬浹差官祈祭尚  
未晴明宜令宰臣李愚劉昫盧文紀姚顛各於諸寺  
觀虔告自十一日後霖不止至是日稍霽

九月己亥詔曰久雨未霽禮有祈禳崇都城門三日  
不止乃祈山川告宗廟社稷宜令太子賓客李延範

等崇諸城門太常卿李懌工部尚書崔居儉告宗廟  
 社稷甲辰詔曰霖霪稍甚愆伏為災朕燭理不明慮  
 傷和氣都下諸獄委御史臺差官慮問西都差留守  
 判官藩鎮差觀察判官刺史州委軍事判官諸縣委  
 令錄據見繫罪人一 一親自錄問恐姦吏逗留致其  
 滄抑畫時疎理如是大獄卽具奏聞癸卯司天監靈  
 臺郎李德舟以霖雨為災獻唐初太史令李淳風祈  
 晴法天皇大帝北極北斗壽星九曜二十八宿天地  
 水三官五嶽神又有陪位神五嶽判官五道將軍風  
 伯雨師名山大川醮法用紙錢馳馬有差詔曰李德

舟顯陳藝術特貢封章以霖雨之為災恐衆盛之不  
 稔請修祈醮以示消穰恭以天地星辰宗廟社稷雨  
 師風伯皆遵祀典薦告不虧名山大川屢行祈禱今  
 據德舟所陳據祠禱不該者所司嚴潔祠祭以表精  
 虔

十一月辛亥詔曰朕君於人上燭理不明自冬初迄  
 今未降密雪虞愆伏災及黎民宜令宰臣百寮分詣  
 諸祠壇祈告

十二月戊子以自冬無雪詔宰臣盧文紀祈嵩嶽夷  
 寅幸龍門廣化寺開無畏塔祈雪自卯至申時還官

又侍御史陳保極上疏玄冬告謝密雪未零竊慮今夏龍德啓圖鑿旌赴闕擁十萬衆臨九重城警怖龍神震驚方位致蹉札爲沴風雨失時請在京諸寺觀置迎年消災資福安土地龍神道場優詔從之甲午詔曰李元龜官處法司次當候對以稍憊於時雪請特降於優恩初則以貶謫官亡歿外州乞容歸葬次則以亡歿者兒孫絕嗣請本處瘞埋宜依所陳頒告諸道時元龜爲刑部郎中上言以開成格凡貶官降本處春秋以存亡報省如歿於貶所有骨肉請歸葬如無骨肉本處便與葬埋故有是命

二年三月丙申詔宰臣姚顛告嵩嶽右丞陳韜光告

亳州太清宮祈雨

四月壬午以京畿旱命宰臣盧文紀告太微宮太廟

姚顛告嵩嶽七月戊辰以京師苦雨遣左武衛將軍

穆延輝嵩山祈晴

九月乙酉京師以大雨霖祈晴

十二月癸未詔曰陰陽爽候時雪稍憊分命臣僚詣

祠廟祈請

三年正月戊戌以自去冬少雪幸龍門廣化寺謝無

畏師塔祈禱三月庚寅詔曰時雨稍憊宜分命朝臣

祠廟祈禱

五月庚午詔曰時雨稍愆頗傷農稼分命朝臣祈禱  
居數日以庶官禱請不虔乃命宰臣盧文紀禱太微  
宮姚顛崇道官馬裔孫清宮嵩嶽又無雨帝問宰臣  
愆伏之故文紀等奏曰愆伏之本洪範有其說若考  
較往代理義相違臣等思之此蓋時數若求於政失  
則兵戰之氣生陰霖擾攘之氣生蝗旱稍近理也自  
頃皇祚甫寧徵求過當雖宸念疾心事不獲已無足  
論其變沴也帝俛首而已

七月丁亥同華言自夏不雨京畿旱遣供奉官杜紹  
懷往折城山取聖水

晉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辛卯以自秋不雨經冬無  
雪命羣官散禱山川

二年十二月甲辰宰相國寺祈雪

四年六月己亥司天臺奏七月一日太陽有虧缺於  
北極於東於南未盈而沒太常禮官詳舊制日有變  
天子素服避殿太史以所司救日於社陳五嶽五鼓  
麾東戟南矛西弩北楯中央置鼓服從其位百職廢  
務素服守司重列於庭每等異位向日而立明復而  
罷今所司法物或不能具且去歲正旦日有食之唯  
謹藏兵伏皇帝避正殿尚素食百官守司而已中奏



欲行近禮從之

十二月丁巳帝御便殿謂馮道曰大雪害民五旬不止京城之下十八神祠六寺二觀悉令祈禱了無其驗得非朕之涼德不儲神休者乎道對曰陛下克已恭儉無荒無怠推恩四海必合天心但愛民慎刑始終如一雖星宿之變水旱之沴亦將警聖人而成其德也帝曰朕聽斷有誤卿當再三正之安靜小心共相保守因令出薪炭米粟給軍士貧民等

七年三月壬戌以春旱分命朝臣諸寺觀神祠禱雨丁丑詔宰臣馮道等於開元諸寺及紫極宮祈雨

少帝天福八年五月癸巳勅以久愆時雨遣宰臣馮道等諸寺觀虔祈其餘祠廟仍下開封府徧差官禱之甲辰勅以飛蝗作沴膏雨久愆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見禁囚人除十惡行劫諸殺人者及僞行印信合造毒藥官與犯賊外罪者減一等餘並赦內有欠官錢者宜令三司酌量與限監出徵理乙巳宰相國寺祈雨

六月庚戌宣差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以蝗為害徃臯門村祭告丁巳宣遣供奉官衛延韜嵩山投龍祈雨壬戌宣供奉官朱彥威等七人各部領奉國

兵士一指揮於封丘長垣陽武浚儀酸棗中牟開封等縣捕蝗又遣內班秦宗超亳州太清宮祈雨

開運元年九月詔曰朕虔承顧命獲嗣丕基常懼顛危不克負荷宵分日昃罔敢怠荒夕惕晨興每懷祗畏但以恩信未著德教未敷理道不明咎徵斯至何者頻年災沴稼穡不登萬姓饑荒道殣相望上天垂譴涼德所招仍屬干戈尚興邊陲多事倉廩不足則輟人之饑食帑倉不足則率人之資財兵士不足則取人之中丁戰騎不足則假人之乘馬雖事不獲已而理將若何訪聞差去使臣殊乖體認不能敦於勉

諭而乃臨以威刑自有所聞益深愧悼旋屬守臣叛命戎虜犯邊致使甲兵不暇休息軍旅有戰征之苦人民有飛輓之勞疲瘵未蘇科斂尚急言念乎此寢食何安得不省過與懷側身罪已載深減損恩召和平所宜去無用之資罷不急之務棄華取實惜費省功一則符先帝慈儉之規一則慕前王樸素之德何者造作軍器破用稍多但取堅剛不須華靡今後作坊製造器械不得更用金銀裝飾比於遊畋素非所好凡諸服御尤欲去奢應天下州府不得以珠寶玩好及鷹犬爲貢在昔聖帝明君無非惡衣菲食况予

薄德所合恭行今後太官嘗膳減去多品衣服帷帳  
務去華飾在禦寒濕而已峻宇雕墻昔人攸誠玉杯  
象箸前代所非今後凡有管繕之處丹堊雕鏤不得  
過度官闈之內有非理費用一切禁止於戲繼聖承  
祧握樞臨極昧於至道若履春冰屬以天災流行國  
步多梗因時致懼引咎推誠期於將來庶幾有補更  
賴王公將相貴戚豪宗各啟乃心率繇茲道共臻富  
庶以致康寧凡百臣僚宜體朕意

三年二月壬戌勅令以漸及春農久憊晴雨深慮因  
割或有滯澆宜禱雨和氣其諸道州府見禁

人等並須據罪輕重疾速斷遣仍限半月內有斷遣  
訖奏

四月己未以久旱命宰臣趙瑩與羣官禱雨戊寅帝  
幸相國寺祈雨

漢隱帝乾祐元年四月庚辰朔以自春不雨勅青州  
收瘞用兵討楊光遠時骸骨丁亥以旱幸道宮佛寺  
禱雨賜僧道帛有差未時還宮

正月戊午勅以旱分命羣官於諸寺觀神祠祈雨  
七月乙卯以久旱帝幸道宮佛寺禱雨仍分命羣官  
祈諸神祠賜僧道帛有差日晚還宮玄雲四布猛風

北至俄而澍雨尺餘人情熙熙

周太祖廣順二年夏四月戊子勅以旱分命羣臣於  
諸祠廟祈禱雨

三年正月丁卯以自去冬京師無雪是日分命朝臣  
於祠廟祈禱

冊府元龜

